

劍門女俠

還珠樓主：皐爾異人	二	冊
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	四十八	冊
還珠樓主：青城十九俠	二十五	冊
還珠樓主：蠻荒俠隱	五	冊
還珠樓主：雲海爭奇記	十一	冊
還珠樓主：邊塞英雄譜	一	冊
還珠樓主：冷魂峪	二	冊
還珠樓主：峨嵋七矮	三	冊
還珠樓主：柳湖俠隱	六	冊
還珠樓主：武當異人傳	一	冊
還珠樓主：黑孩兒	三	冊
還珠樓主：青門十四俠	三	冊
還珠樓主：虎爪山王	一	冊
還珠樓主：俠丐木尊者	一	冊

正氣書局出版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版

技擊長 劍門俠女 正集
 箱小說

基本定價國幣三元五角

著者 鄭 證 因

出版者 獨立書局

代售者 正氣書局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電話：九三〇〇六三

電報掛號 國內五三〇〇六六
 國外 CHENZHI BOOK

特約發行地址

常州青年書店	蕪湖環球書局
廣州興華書局	天津正心書局
長沙興華書局	杭州武林書局
廈門高絲書局	開封明善書局
江口青翠書局	徐州...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技擊長
篇小說
劍門俠女

鄭證因撰
鄭吳志學修

第一章 訪金霞月夜走荒山

滇中劍門玉龍山望江崖下，一個很幽靜的山環裏，四無居鄰，只有一家人家，孤零零的住在這裏，依山建屋，編竹爲籬，林木掩映，山花鋪滿了籬邊，這種方家，住在這末一個幽靜的地方，頗顯得像一個隱逸之士，隱居之地，這時正當是新秋時節，夜已深了，已經到了三更之後，又在上絃的時候，斜月疏星，這段幽靜山環裏，更顯得各別的幽暗荒寂，一陣陣的金風颳進山道里，雲南的氣候溫暖，雖然到了深秋，花木還沒有凋零，被這夜風吹撫着，藉着天上這點點星月的微光，尙在閃爍照耀，各逞着她的嬌豔，輕搖款擺着顯示她們的驕傲，這一所房屋中，在這種寂寂的深夜中，從竹籬內不時的發出輕微呻吟嘆息之聲，你道這居住的竟是什麼人呢，原來這屋中的主人，是一位武名家，太極派得有絕傳的老武師上官庸，他家人口極少，無妻無子，只帶着兩個官貞，和一個老僕焦義住在這裏已有數年，這上官庸雖爲武師，年紀已老，是你看到他的相貌和舉動，實不像一個練武的人，身量也不高。

舉動，頗像一個老學究。住在這玉龍山下，終日只有自由玩弄那峯嵐滴翠的地方，一半就是平日，這種神靜氣寧之態，頗叫人羨。

貞却是各別的精神活潑，已經十九歲，長得亭亭玉立眉目俊秀，雖然長走，衣服十分質素，竭力掩飾着少女之嬌媚風姿，但覺這種天然秀麗，無形中露出來的，有時候高興起來，在這山頭上逍遙飛禽走獸，身手異常矯捷，被那山中的獵戶看到，全退避三舍，自愧不如，漸漸的全知道就是住在玉龍山下竹籬中那個姓上官的斯文老先生的女兒，日子久了，這般獵戶是常進山的，看她這般好身手，誇她全叫俠女，這位上官庸從他口中已經聽出他不是這雲南的主著，父女老漢，住在這裏，也沒有親朋來往，這位老武師不覺嘆息，似滾有滿腹酸楚，有難言之痛，這上官貞侍歛膝下，頗能曲盡孝意，能得師父的歡心，上官庸稍解愁悶的就仗着他這聰敏可愛的女兒呢，老漢篤義也是十分忠實老誠，燒飯煮菜，全當他正當，終是不離回家中，只有隔三四天出山到鎮上去買些日用必需之物品，平常帶着是百發百中，開立一會，他們這末孤獨無依，也沒人來和他們來談談話話，這孤獨伶仃冬天的不見得說幾句話，只有這個俠女上官貞，倒有些由慷慨眉宇爽的性格不在小兒女的態度，這是他的家中情形，這天深夜中，這屋中的情形可就凄慘了，他們所住的一排五間的住房尚有兩間廂房，

做家人焦義住宿的地方，和廚灶。這迎面五間房子，是三間作老武師上官庸住，那兩間是上官貞自己住的屋子，這三間房子內是兩間開着，斷出一間暗間，這期間裏雖然也沒有什麼珍貴的陳設，却佈置得雅潔異常，琴劍書畫，儼然着這屋裏頗顯着高雅之氣，裏面斷開的這個暗間，正是上官庸老武師休息的地方，此時裏外的燈光全點着，靠裏面的後山牆下，有一個床舖，正躺着這位武師上官庸，面色蒼白，胸口不住的起伏，喘息有些緊促，枕邊已經沾了許多血跡，油燈在靠窗子這邊，對着床舖，這位女俠上官貞，偏着身子，爲是不至把燈光搖上，手中拿着一條方巾熱水絞過的手巾，正在半伏着身子，輕輕的給她老父擦着血痕，這上官貞滿面淒涼，悲憤，淚痕發濕，把上官庸口角的血全慢慢拭擦乾淨，把手巾扔在牀邊的茶几上，伸手捏着老父的手，天低的叫道，「父親，你老這時怎麼樣，氣可以沉下去嗎，但你可以，你自己明白，要竭力地把重元之氣保住了，傷雖然重，女兒有法子，還可以救治的，只是必須父親能夠等待的了，難到四十多年的內家的功夫，就不能支持了麼，我手裏可以多服一些，雖治不了這傷，女兒想多少總有些益處。」上官貞沉首氣，一字一頓，向父親再說着，這屋中寂靜的情形，真是難以形容，越發顯着陰森悲慘，這時什麼聲息也沒有，只有老武師上官庸胸中喘息的可以聽得出，那外屋間裏，當站着一個老僕焦義，他也不敢出聲，不敢移動，

像一尊木像，癡立在那裏，可是他咬牙切齒，不時的從口中咯吱吱響聲，似已憤怒到極底，無計可施，咬牙痛恨，暗自着急，那位武師上官庸，在女兒上官貞話說完後，停了半晌，方把頭往枕邊微偏了偏，倦眼微睜，看了在床前侍立的女兒，微微的嘆息了一聲，眼角滴下淚來，這位俠女上官貞忙用袖拭了拭老父眼邊的淚痕，忙安慰的說道：「父親不必難過，女兒覺得還沒到了束手無策的時候，總有辦法可想呢，」老武師上官庸嘆了一聲，低微的聲音說道：「好孩子，不作那無謂的舉動了，我還能回到家中看到我心的女兒，這樣了結了我一生，你能夠給我埋骨劍門，我倒沒有甚麼難過了。我現在覺得心內空洞異常，別無掛念，只有放心你和蕙義將來如何過下去，我和這凶僧素昧平生，我們這次可叫前生冤孽，不過我不明白這凶僧究竟揆着什麼惡念，對我施用這種辣手，這是我至死糊塗的地方，我這人也在江湖上闖蕩了半生，走遍了中原，世上的事我看得清清楚楚，把我一生恩怨早已打算下，在我末日到臨的時候，隨着我一筆勾銷，任憑他是恩是怨，全叫他來世去和我上官庸去清算，我願意乾乾淨淨全把他帶走，不爲我女兒留下分毫，我只是不能閉眼的是你此後孤零零的住在這裏，頗不相宜，我打算教你投奔一個去處，不知你肯去不肯去，」俠女上官貞聽到他老父這種話時，父女相依爲命，應當是痛斷肝腸，應該痛哭流淚，可是這時他竟出入意料的却毫無悲戚之容，反倒

微笑了笑，向老父說道，「父親，我攔你老的好意，這些話請你不必講下去，父親真若是有這些情形，我也就不能再叫你老垂死之身，爲我担心，現在還不是說這些事的時候，請老人家不必爲我這個不孝女兒掛念，真到了不可解的時候，我已是十九歲的人，難道還用父親給我打算嗎，我自育主張，現在父親不至於死，你這女兒也不能叫你死，可是這可得問父親你自己了，唯一辦法，是我們得趕緊找這種治內傷的藥把父親這條命留下，我們父安全是得內家傳授，練氣練神，這是我們根本的功夫，父親你的傷雖是重，決不是絲毫無望的，只可惜我們手底下沒有這種靈藥，真是恨事，父親你能等待我三日三夜，我要到一個去處，乞求靈丹，爲父親續命，傷是能治，父親的命就能保了，只是這三日三夜的工夫，你老能等待的及嗎，」老武師上官庸一聽女兒說出這種話來，他似乎也想起什麼事來，臉上也現出遲疑驚愕的神氣，兩隻倦眼，看着女兒，口角微動，似要說什麼，但是立刻那種精神又鬆懈下去，把頭往裏面微轉，嘆了一聲道，「傻孩子，不要作這種癡想了，我雖然傷痕重，重傷之下，腦筋混亂，靈機已斂，但是我還不會一切全忘記了，我這種內傷，不錯，是有藥可醫，有人可治，傻孩子，你不要忘了我們是住在玉龍山，我們所知道能夠有這種人，有這種藥的去處，不是遠隔千里就是多年音信斷絕，不知此人是不是尚在人間，或是依然住在那裏，你怎能去，他們怎能來，那有三日

三夜的工夫來留我這條命，與其叫我在這最後的一剎那離開我身邊，作那沒有希望的奔走，還不如你親自送老父歸去呢。」老武師上官庸說了這話，大約是人生到了萬念皆消，心灰意冷之時，俠女上官貞忙叫道：「父親，你不要這麼灰心，這麼失望，女兒決不糊塗，至父親的生死關頭，我焉能辦那沒指望的事，父親這十二關千山，金雷觀，觀主那裏，難倒就不能救父親脫離這劫難麼？」上官庸聽到女兒的話，在萬念俱灰，只有等待去幽冥的道路之時，忽然竟至這時，竟給出一個能挽回劫的希望，精神一振，生氣立刻恢復，把頭偏過來，倦眼睜開，且很有精神，看着女兒上官貞只是尚對答話，眉頭微皺了皺，眸子左右動了動，似在思索着什麼，劍門俠女上官貞復又湊到和父親的臉稍近些問道：「父親，難倒還想不起麼，我還是他記名徒弟呢，」老武師上官庸在枕上把頭略點了點，嘶啞的聲音說道：「我真是該死，怎的竟把這位親生忘了呢，他有九轉丹砂，只可以救我這條老命，我倒竟把他忘了，」說了這兩句，把眉頭一皺，又向女兒上官貞說道：「此去十二關千山，三十三夜七百多里的道路，你能趕回麼？」劍門俠女上官貞忙答道：「父親，不用問我回不來回不來，我父女相依為命，現在父親身體這樣禍，女兒生趣竟無，父親有個好歹，女兒也不再留戀在紅塵，女兒已經拿着這必死之心，為老父拚最後的存亡，我不信有做不成的事，何妨我力所能及，還不至於風命父親！」

真個死於囚僧堂下，「老武師上官庸略一沉吟，竟自淚然落淚，遂說道：「好吧，我知道你要以自己的性命不顧生死，來救我這條老命，我何嘗願意此時撒手人間，拋下你不管，我未了的心願一些還沒辦呢，現在只依你，你就趕奔金霞觀，但是李鏡虛觀主，可不是好講話的人物，我對他沒有深的交情，不過只是他到玉龍山遊玩來過，我同他遊山觀景，留連半日的功夫，就起武松派派，我和他的門弟子論起來，是師兄弟的名份，那時你的年紀還小，他看你聰明愛人，我不過信口一句話，請觀主慈悲你，照應你，他才隨口說了聲，叫你做他掌門弟子的徒弟，事隔七八年的工夫，我怕他早已把咱們忘掉，他那九轉丹砂，是他玄門中最珍貴的三種丹藥，輕易不肯出手，你此去他能慷慨的給你嗎，」說了這些話時，上官庸是強提精神，已經不住的作喘，胸頭起伏不止，俠女上官貞他心中却不是像父親這樣想，因為這位金霞觀主，當日和自己相見的情形，自己年歲雖小，但是頗看出來對自己十分喜愛，也十分誠懇，那真真的勁兒，不是一般朋友可比。自己雖和他見過一面，但是印象很深，現在雖然事隔多年，而那種慈祥和親切的聲容，宛然猶在，也說不出怎麼一個原因，對於老觀主頗有依戀之情，那時會記得老觀主拉着自己的手說，「對於我暗中似中一段夙緣，只是金霞觀沒有女弟子，不能把我收在身邊，」那情形頗有傳授我竹山派的劍術，只是他既不能在玉龍山望江崖常留

下去，我又不能跟了他去，老觀主空懷這種心意，也是無可如何，自己總是懷疑着金霞觀主對於自己既是這麼垂青，爲什麼七八年的工夫，不肯再到玉龍山，望江崖來一趟呢，這是自己不明白的地方，一向把這件事蘊蓄在心中耿耿不忘，此次遇到這般急難生死關頭，自己趕了去，覺着有幾分把握，看在武林道義，和我這記名徒弟身上，他不能不救我父親這條命。劍門俠女心中這麼盤算着，聽到父親這麼懷疑的話，自己已有這種打算，遂忙向父親說道，「父親只管放心，女兒和老觀主似有夙緣，覺得此事有十分的把握，倘然我父女命不該絕，你能等到三天三夜的工夫，我必然能趕回玉龍山望江崖，把父親的命救了，我們再議復仇之策，女兒如不能把這件事作到，或是耽擱時限，我也就沒臉再回至玉龍山望江崖，我父女也只好在幽冥相會了，」上官貞說的話斬鋼截鐵，老武師上官庸似被女兒這份孝烈溫厚的至性感動的眼前生出一片光明，覺得似乎可以挽回這步劫難，向女兒上官貞道「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你有這般孝心，神靈自能護助你完成這種孝道，但是倘生意外波折，不是你力所能及，你也不要懷那種愚傻的念頭，怎麼叫無面回玉龍山望江崖，沒有臉再見我，就是我不能脫這步難，我還盼望你親手給老父埋骨地下，並且我上官庸到現在只有你這一點骨血，雖沒有兒子繼續祖宗的香烟，但是你能夠克盡子職，不也是一樣麼，現在我說出最後的話來，你可不要傷心，因

爲我現在很知道，有回生之望，能夠至金邊觀取得丹砂，我這條命自然能保住了，不過我這備而不用，的話，似乎說了好，倘若我不能挽回，那不是你力量能作得到的，那麼你把我身後事料理完了，你趕緊帶着咱們這老伙伴焦義離開玉龍山望江崖，這裏決不是你再能留戀之地，你趕緊投奔陝西省華陰縣，那裏有我太極門一位同志師兄弟，當初我和他情感最厚，可是我們已經有三十年沒有再見面了，他本是一個世家之子，武功成就之後，遭到一件最大的失意事，最痛心的事，從此他回轉華陰縣，閉門讀書，絕口不談武事，不過他何嘗把武功拋下，三十年來，大約已是我太極門中最傑出的人材，只是外人不知而已，他這些年來，讀書教子，連他是太極門的人他全不承認，這些年來，他只跟着詩酒書畫爲伴，就是他華陰縣一般親朋，也把他少年時的事忘了個乾淨，我因爲他已經退出武林，也不和過去所交往的人來往，從來沒有人提起他，此人姓于名志號叫子川，住在華陰縣本城內，這人很好義，他是一個富紳，將來你帶着焦義投奔他去，我們雖然是三十多年不見面，你把你的出身來歷向他說明之後，他若和你故作癡怒，不承認時，你只向他說一句話，我準保他把你主僕收留，看作親女兒一樣，「劍門俠女聽父親說出這種離奇的話來，自己心中頗有些懷疑，恐怕是父親重傷之下，精神上不十分清楚，三十年不見的師兄弟，又不是同堂學藝，更差了一層，這位師伯又是一心和當年同

門的人斷絕來往，自己出生的年月晚，他連聽說有我這個上官貞全不會聽說，日暮途窮之下，主僕全要投奔人家去，只是一句話這真成了一語千金，什麼話有這麼重要，自己懷疑之下，遂向父親問道，「父親你既有這等主張，我不願叫你過分傷心，違你的命，只是我這師伯既是連師兄弟全不肯認了，那肯就那麼容易收留我們，父親說，只要向他說一句話，倒是什麼話呢，」上官廉帶着苦笑說道，「這孩子，沒有十分把握，不能依靠的去處，我能打發你去麼，你不是男孩子，雖有一身本領，終是女子，稍微差着的地方，父親那會那麼荒唐，叫你去投奔，以你主僕生命相託呢，現在我的精神沒有那麼多了，不能對你細說，但也不願談這件事，將來萬一得用着我的話，你投奔去，你只向他說，我父親叫我向師伯問，李家灣，三林塘，那件未了的事，師伯還記得麼，旁的話不必多說，只告訴他，這是我臨死的遺言，他定能把你主僕好好的安置，說了這番話，劍門俠女上官貞默不作聲，把這話記下，但是心中可好無疑惑，這些年來就沒聽他定人家提過這位師伯，今夜老父親提起這件事來，看他現在這種情形清清楚楚絕不是昏亂之語，那麼這裏邊定有一件不可告人的事了，父親對自己是一番善意，總恐怕自己落到孤苦無依的地步，所以要給自己找一個足以相依之處，老父之心，也算夠苦了，愛女情殷，自己豈能再傷他的心，並且父親說這話時，也有許多地方，言詞閃爍，何況他精神十分疲

倦，對自己說了這番話，他已是垂首直視，更不便發問了，只得點頭答應道：「父親，你這番疼女兒的心，太苦了你了，但願蒼天保佑我們逢凶化吉，父親所囑咐的話，完全用不上，那就是女兒和焦某之福，不過父親現在覺得心中怎樣，女兒不能耽擱，我得跟着起身啊，」老武師上官庸倦眼重睜，看了看女兒上官貞，在坑上微把頭點了點說道：「好，我這時聲音很好，你要走麼，那麼你就走吧，兵刃暗器全要預備在手底下，可惜我們身邊沒有好馬，若是有匹駿馬代步，省得你受多少辛苦，唉，我說這話有什麼用呢，父女的生死關頭，我不願多囑咐你了，你自管去吧。」老武師上官庸說完這句，把眼又閉上，可是從眼角竟流下淚來，這位俠女上官貞雖是個女子，平日總是以巾幗鬚眉自居，不服氣自己是一個平常女子，更兼有一身本領，得家門武學，行動作事，也頗有丈夫氣，從來不作小兒女的態度，可是今夜上官貞竟沒有那種勇氣支持了，見老父親自己走，他分明難割難捨，口中說着硬話，可是他是否內裏已受了痛苦的動作，自己也看不出來，雖然他只是說不妨事，很好，忍着痛淚，只怕我傷心，自己何嘗忍心至好種時候離開他身邊，但是查看着情形，按着父親這些年鍛鍊的功夫，似乎能支持短短的時日，但是自己這次搭救老父的辦法，也十分危險，簡直是賭命運，真要是自己離開玉龍山望江崖，父親的傷稍有變化，就難挽救了，自己不能看着送他的終，豈不抱恨終

天，不走難道就這麼看着父親等死，走又沒有十分把握，父親分明是不願意叫自己走，捨不得叫自己離開他，他不自說出來，這種情形，叫人肝腸痛斷，眼淚像斷線珍珠似的落下來，上官貞直攬父親的，沒撒開，淚珠兒竟滴在父親的胳膊上，上官庸又睜開眼，把頭往裏歪偏了偏，嘆息了聲道，「你又哭什麼呢，既自救老父之心，你是覺着怎樣，趕緊怎樣去作，不要學那俗人優柔寡斷，遲疑不決，暫時雖別有什麼傷心，蒼天保佑，萬一你真能大首山乞得靈丹，爲老父之命，那豈不是我父女之福，現在徒悲何益，好孩子，快快收拾去吧，你看我還不傷心呢，」老武師上官庸把女兒的手撒開，把眼又閉上，不住的擺着手，叫俠女上官貞趕緊走，上官貞此時也只好緊咬牙關，低低向外招呼，「焦義你進來，老僕焦義已經是老淚漣漣的走進來，輕着脚步，湊到床前，問聲，「姑娘叫我作什麼，」上官貞對焦義道，「我和爹爹說的話，你大約也聽見了，我要立刻起身，趕奔大首山，這家中的事，全靠你了，你好好的服侍主人，我最多走三日夜必可趕回，熬些稀粥給備着，這十極回春散藥瓶子，就在茶几上，一天三次，別忘了給我父親服用，只要傷勢沒有變化，決不妨事，我們自己家中人，用不着我來託付你了，好好盡心照顧吧，」焦義却低聲答道，「姑娘，你走着好麼？我看不大妥當，主人的傷痕太重，沒有親了骨肉，只有姑娘你一人，倘若主人的病勢變化，叫我這作奴才的怎樣

辦，還有那囚僧碧空和尚，萬一還不肯甘心，找上門來，又該如何，」上官貞微把頭搖了搖說道，「你放心吧，那囚僧真個能出來，我也就不敢離開這裏了，他也被我父親掌力震傷，他就是能行動，多麼就是百日，最快也得一月後，所以我才放心前去，也就是知道現在他決不能來，你不用爲這事擔心。」焦義聽了不住的點點頭，用衣袖拭了拭眼淚，側着身，往床上看，看主人把頭搖了搖，不再說什麼隨問，「上官貞你幾時走，」上官貞向焦義說了聲，「你在這等一會，我家收拾收拾，」焦義答應着，上官貞匆匆出去，到自己屋中去收拾打點，跟着翻回來，仍回到這屋裏，已經換成疾裝勁服，頭上用青絹包起，一身平長的衣服，僅及膝蓋，用白腰巾子束着腰，斜跨鹿皮囊，裏面暗藏二十四粒太極珠，和一些零碎應用的東西，背後斜插寶劍，更有一個小包裏，也勒在身上，收拾的身上頗爲俐落，重又來到老父的牀前，焦義閃在一旁，上官貞拉住老父的手，招呼了一聲，「父親，我要走啦，你可等待着，父親心中可不要難過，女兒這真要走，我覺出來父親是命不該絕，五行有救，女兒此去定能救得老父，這不是我安慰你，默默中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暗示，對於現在的情形，女兒一些也不感覺傷感，定然是有十分的希望，父親我要趕緊去了，」上官庸把眼睜開看了看愛女，見焦義也站在面前，自己也點了點頭向上官貞說道，「好，那趕是好，我們盼什麼呢，路上多多小心，

遇到什麼事，不要多管，你只把勢已垂危的老父放在心頭，什麼不入眼的事，也不要去管他了，趕到金霞觀見到門主李鏡靈，他賜給丹藥不賜給。你要趕緊回來，我這裏等着你了，」俠女上官貞諾諾連聲的答應着，更顯得精神十分振奮，臉上決沒有什麼悲傷的情形，又招呼了聲，「父親，我定然早去早回，憑我們內家的工夫，你把氣捱住了，我定不叫你失望，我也決不會徒自奔波，父親我走了，」說罷這話，向老僕焦義點點頭，把父親的手放下，毫無留戀的往外就走，可是這位俠女上官貞身形一轉過來，眼角上兩行珠淚又滴下來，緊走了兩步，鞭帶趕緊出了裏間，自己銀牙緊咬，轉身來揪着已放下的鞭帶，怔了一陣，自己在萬難割捨之下，只好鐵着心腸走出屋來，這時已到半夜，被外面的涼風一吹，這位俠女上官貞精神一振，想到此之大自由，雖是在父親面前告了這種奮勇，自己可是情實沒有這話把握，只有看老父的壽命如何了，這一離開玉龍山，和老父生離死別，自己雖到學了一身武功，但還從沒學上母親就故去，隨着老父長起來，一時也沒離開過，他生離死別那易割捨，自己真不忍離開這個家中，已經走到台階下，忽的轉身回來，想重進屋中，但其實沒有那種勇氣了，略一遲疑，竟奔了父親住的裏間窗外，用手指輕輕把窗紙戳破了點兒，往裏看，老僕焦義站在床前，老父躺在床上，面色如一張白紙，眼閉着，這時忽睜開了眼，把頭向外偏了偏，看見焦義却向他招

呼「焦義你在這裏了，姑娘走了麼，」焦義忙答道，「姑娘已經走了，還還有事麼，」上官庸答道「沒有事，不用招呼她，她這不是傻鬧麼，三日內，要往返大竹山，只怕他白白下這番辛苦，只是他一番孝心，我怎好攔他呢，只好由他去吧，」焦義一旁答道，「主人，別儘自往這上想，姑娘非比尋常女子，此去或者就許能求得靈丹來，主人你不能小看他，我認爲他這件事，一定能作到的。」焦義說這話時，上官庸只有微微的嘆息着，不再說什麼，窗外偷聽的上官貞心如刀割，不忍再看下去，一咬牙關，轉身來從院中緊走着到了前面，却不再開門，飛身越出院去，順着寂靜無人的山道，直奔山口，這一帶原是很清靜，此時又在深夜中，更是沒有人跡，靜蕩蕩的一片青翠峯巒矗立半空，在夜色中看着這種雄偉高峻的峯巒，越顯得氣象森嚴，使女上官貞施展開夜行術的功夫，直奔玉龍山口，這時距天明也就是兩個時辰，上官貞他此時的心念中，只有這垂危待救的老父擺在心中，恨不得一步邁到大竹山，但是隔着這麼遠的路程，不過空懷一番癡念，可是他腳底下真快，天光才亮，已經趕到富國驛附近，自己找到一個僻靜的所在，把身上的劍解下來，肋下所跨的鹿囊，也藏在裏面，把劍勒在包裹一處，提在手中，因此是有城市鄉鎮的地方，只好先接着正式道路走，暫時可以雇一個脚程，這白天也，反正自己打定主義，任憑是死活也要緊趕到大竹山金霞嶺，重回玉龍山，

等不及撒手人寰，自己也追隨地下，總算作女兒的心，已經作到，雖落魄勞
，父女同歸於盡，也就甘心瞑目了，所以他絲毫不敢耽擱，只在一個鄉鎮上進了
飲食，不顧什麼奔波勞碌，半夜一天的工夫，只有在路上打尖，算是略微歇息了一
會，整整又在一天的工夫，到這時本應該落店歇息，可是上官貞那敢在空空放過這一夜
，認為一住店，有許多麻煩，反倒多耽擱工夫，不如多吃些苦頭，在這荒村郊外隨意歇
息一會兒，候着星斗出全了，立刻起身，緊趕這一夜，又可多走出一百八十里去，所以
連鄉村住的人家裏全不肯去，自己把小包裏放在身邊，找了一顆大樹，遂坐在樹下，倚
着樹根，閉目養神，自己這一天半夜的功夫，也確實有些累了，坐在樹林中，竟自朦朧
睡去，天已經黑了，這一帶樹木叢生，被這夜風吹的搖動着，樹葉在不住響着，這上官
貞睡了好一刻，身上覺着冷颼颼的把他吹醒了，身上已經有許多紫葉，自己抬頭看了看
，黑沉沉的天空，非到後半夜才可以見着那斜月微光，任着天上的星光，倒也依稀
的可以辨出眼前的一切，上官貞站了起來，看了看天上星光，自己長嘆一聲，暗自想着
，老父這時不知怎麼樣了，自己想到這種關心的事，立如芒刺在背，把一切勞累全忘了
，立刻又照昨夜起身時的情形，收拾好身上緊趁俐落出了這片樹林，借着星斗之光，辨
着方向，思索所走的過程，自歇息的這地方，大約在永定府西北，按着路程說，得趕奔

黃花驛，在這種黑夜路徑，又不熟，可是方向是絕不至於差了，這是出門走上湖必須懂得的方法，能辨星斗的位置，知道所走的方向，上官貞在這沉沉黑夜中，順着這荒涼的野地，越繞着一片片的村莊，疾走如飛，這一氣兒約摸已經到三更過後，已到了黃花驛的地方，不過這裏俠女上官貞他可不知道，並且這一帶的道路她也不認識，只有按着方向走，這黃花驛地方很大，有好幾千戶人家，俠女走進了這個地方，已聽到一陣陣野人狂吠，自己不敢進這個鎮甸，依然是繞荒野走，不過這時得從黃花驛的鎮口外繞過去，不便往裏走，只於是多繞着半甲路而已，上官貞才從鎮口轉到東北的角落上，驀然間從鎮店裏面一家民房上翻下一條黑影，身形輕，行動矯捷，俠女上官貞猛然的往地下一俯身，是不願意教他們看見自己，裏面翻出這人往地上一落，跟着他一長身，上官貞認得他是奔野地裏走，那知他輕輕擡了一掌，上官貞知道他這是呼人的暗號，果然從一片叢中竟自有人接了聲，眨眼間，一個身穿短小衣服，背後插着明幌幌的一口撲，中翻出這人聚在一處，非常的鬼祟，俠女上官貞，他雖說是現在本身已是不得立刻趕到大竹山，乞靈丹救老父，任什麼不能管了，不過天生來的了岔眼的事情，不平的事情，不由己的他就要注意，就想伸手，這是天了什麼時候，也不容易把這種性情改變了，上官貞此時倒是不敢多管閒

中，總覺得要知道他們在這裏有什麼舉動，心念一動，就不肯撒手。深夜有人，竟自一同往黃花驛鎮的東北角，仍然翻回去，俠女上官貞已想着好在沒有什麼攔，看着這兩個夜行人，是怎麼個道路，自己能

定不去管他，緊趕自己的路，進了驛鎮，完全從民房上任意鑽房越脊。形，恐怕那兩個人覺查，這驛鎮店內一片黑沉沉所有的舖戶，人家全早入了梆梆的聲音，和野犬的吠聲，點綴着這死沉沉的驛鎮，那兩個夜行人，沿着上面的民房，往北出來很遠，在上面已經顯出這驛鎮的街道很長，俠女始終是綴着兩人的蹤跡，不讓他們走脫了，隱約的見前面已是這鎮甸的北口，這兩條黑影逕到了一所住宅前，前停身不動，似乎互打招呼，聚在一處，兩人附耳低聲，商量了一陣，逕自奔了一所住宅的房上，俠女一打量附近情形，這個人家所住的這所宅子，按形勢上說，是一個大戶人家模樣，前後總有三四進房子，只是這片房子內一片漆黑，看不見燈光，那兩個夜行人已經翻進宅內，俠女上官貞暗忖，自己雖聞他們數丈遠，好在這時非常黑暗，跟着翻進這宅子時，約略看出這是一個敗落人家，房子很大，已經年久失修，連牆頭上的磚塊全剝落得不整齊了，那屋上瓦礫中，已經生着很多的草，這就十足代表這人家已經面目全非，沒有什麼人來管了，只是這兩個夜行人，若是綠林盜寇作案，他應該找那

富庶人家下手，何故的單找這麼一個人家，這倒是奇事。上官貞越發不肯捨却他們走去，索性倒要看看他們究竟到這裏有什麼圖謀，已進入這宅子內，俠女上官貞倒容易隱身，他們所進來的地方，正是這所宅子的前院，高大的一所客廳，雖然看不清門窗的情形，可是簷頭的瓦，差不多有一半全沒有了，翻過一溜院子，有的地方爲的往下面易於隱身，更看到所有的房子上閉塵封，蛛網密佈，全是空閒已久的樣子，直往後翻過去三道院落，見那兩個夜行人竟撲奔了一道有燈光的院內，這所院子地勢很大，五間上房，六間廂房只有上房兩邊的連房窗上現出暗淡的燈光，這兩個夜行人，竟自飄身落在院中，上官貞跟隨這一陣，看出這兩人的路道，實不是好人，定是綠林盜無疑，他們到了上房的窗下，竟自把窗紙點破，往裏偷看，上官貞看到這種情形，認爲這兩人要在這裏作案，更加對他們疑心，這種情形於情理不合，可是此時就無法下去查看，屋中的情形，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家，忽然這兩個夜行人，匆匆的離開窗下，一個飛身竄上西廂房，那一個却隱身到上房的東間窗下黑暗之處，上官貞見他們這種舉動，定是屋中有人出來，果然跟着上房的屋門一開，從屋中走出一人，上官貞仔細看時，却是一個年歲和自己相仿的姑娘，在這暗影中，看不清楚面貌，但是身材十分苗條，見她站在廊簷下，向東廂房招呼道，「阿媽你這麼早就睡了麼，來幫助我作些事，」這姑娘連招呼了兩遍，才聽

得東廂房一個老婦人的聲音答道，「姑娘，你還不睡麼，儘自然着有什麼用，我這屋裏燈油已盡，摸着黑你還教我坐着麼，」那位姑娘並不聽他的話，轉身進去，跟着這東廂房裏一陣作響，聽着是一架竹床震動聲音，更因為她屋中沒有燈，身軀碰到什麼一陣亂響，門開處，從廂房裏走出一個老婦人，腳底下很是遲慢，跟踉跄跄口中還嚙嚙嚙奔上房，兩個夜行人各自俯身不動，上官貞也早已隱身在東房的東南山牆的脊後，看着下面，留神着兩個夜行人，這時下面上房的門已經敲開，那個老婆子從屋中搬出一個茶几來到院中放在當中，又轉身回去竟搬出香爐燭台全擺在茶几上，兩隻燭台上各有半段殘燭，還是一高一矮，這個老太婆已把這兩隻燭台燃着，院中雖然地勢大，但是燭光照着，倒足以看清一切，果然是一點不差，這宅子當初必是一個縉紳人家，這時家道中落，門戶衰敗，這情形到現在已經到了窮困的時候，房子的格局很好，門窗的裝飾全是很精巧的工程，只現在已經不成樣子了，油漆剝落得看不出是什麼顏色來，地上的磚地全是凸凹不平，好好的一個寬大庭院，竟成了道路坎坷，在這燭光下見那老婆婆已有六七十歲的光景，面目蒼老，並且形容灰敗，好像帶着病，身上的衣服也是破舊不堪，在那茶几上拿起一束香，纏香的紙，全劃開，把香放在爐旁，跟着向上房招呼道，「錦姑，全給你收拾好了，你來吧，」屋中的人答應着，跟着走出來，向這邊招呼道，

「阿媽，放在這你不用管了，你去歇息吧，明天早晨你再收拾。」那老婆婆却說道，「那是何必呢，你現在再叫我睡也睡不着了，錦姑，我在這等你燒完了香，收拾完了，再去歇息吧，」這時上房屋中那位姑娘已經來到院中，俠女上官貞這時看了這位姑娘的形面貌，見這位姑娘身材適中，年歲却和自己不差上下，一張瓜子臉，杏眼柳眉，生得十分俊秀，一團凜凜不可犯的正氣，真是飄如桃李凜若冰霜，身上的衣着，十分樸素雅淡，只是滿面愁容，眼角上隱約似有淚痕，她來到茶几前，向老婆婆說道，「阿媽，你還是快去吧，我這用不着你呢，你若真不願意睡去，到上房找老太太說話去，我上香的時候，不願意有人在一旁看着，」那老婆婆被這姑娘說着很不高興的回轉廂房，這位姑娘容老太太走後，却把茶几上那束香拿起，就着那蠟燭上把香點着了，慢慢的捻開，容得香着旺，這位姑娘喜喜舉起，似乎很誠敬的默然禱告了句什麼，把那束香插在爐內，竟自跪在地上，叩起頭來，這位姑娘行了禮，却沒站起來，他目注視着爐中的香燭，禱告道，「皇天在上，難女郎辭嫻，謹以一瓣心香，虔誠禱祝過往神靈，查難女愚誠，保佑我父親脫却這場大禍，我父親爲官清正，廉潔自守，被小人陷害，蒙不白冤枉，破家蕩產，身入囹圄，現在呼籲無門。走投無路。是我邱氏全家已經身臨絕地，現在把家中所有變賣淨，只剩祖宗的廬墓了。不能再賣牠，湊齊了這筆錢，爲我父親贖

命，我母女現已到了貧無立錫之地，我們只求把老父救出，難女情願以死相代，決不顧一切，只求神靈默佑，仇家稍微放手，使我父母家人重行歡聚，不怕是乞討生活，也感神靈的默佑，這位姑娘一邊說着，一邊那眼淚像斷線珍珠一樣，不禁的哭起來，俠女上官貞自己暗暗心驚，心中想自己遭遇到父女生離死別的時候，造化弄人，竟叫我遇上這種離奇的事，觸景傷情，叫自己好生痛心，不過他雖然只這幾句話，大概的已經明白他的父親還是一個官宦，現在因為得了什麼罪名，必需他家中變款去贖，可是這兩個夜行人，來到這裏，分明是想對這個人家伸手作案，我上官貞既已看在眼內怎能見死不救，這兩個惡徒十分可恨，稍有人心你看到這姑娘這種情形祝天祝地，雖然是一種無聊的舉動，一點用處也沒有，但是你們既是江湖道中人，什麼事不到眼中不能明白，他分明是已經沒有門路可投，其行雖惡，其心可憫，你們就應該趕緊罷手，惡徒你只要敢行動手，這樣的孝女，我上官貞決不能叫你再逞惡行，休想逃出我手去，這位姑娘禱告完了，慢吞吞站起來，把那臘燭吹滅了一支，却拿了一支臘燭回到上房，上官貞看到她已經進屋，心想這種屋子，蓋的這麼講究，想到這家八當年盛況，心中一動，想着他這種屋或許有後窗，我倒要看看，等待這兩個惡人，一他們怎樣動手，自己從山牆脊後繞過去，這時兩個匪徒已全落到院中，仍奔上山牆下，使女上官貞已經繞到房後，他這房子不

僅有後窗，還有後照房，後面更連着一段小小的院落，也是黑沉沉一些光亮也沒有，上官貞打量了形勢，先奔到西邊一個後窗下，這隻後窗大約是久已沒有開啓，上面窗紙已經破得七孔八洞，裏面還有一層綠紗，已經不是綠的顏色，更也破得一縷縷在窗上垂着，上官貞稍一縱身，翻着窗口，身軀隱在後窗下，從後窗口往裏看時，屋中十分寬大，只是燈光太暗，所看到眼中的只是那種破舊家庭，甚麼事沒人管沒人問的情形，凌亂異常，靠裏面西牆下，有一座木床，上面懸着蚊帳，也全成了灰色，在床上坐着一位老婦人，年紀並不甚大，看那情形，也不過五旬餘，只是精神萎靡，也是帶着滿面淚容，托着一支水煙袋，吱嘸吱嘸正在吸着，那位姑娘這時已走進屋中，那位老婦人把水煙袋放下，向那姑娘招呼道，「錦姑，你又難過了，現在不是有這點辦法麼，你整天這麼傷心，飲食也不好好的用，一個人禁得住這麼折磨麼，好孩子，你要明白，現在一切事，全指着你了，你若再急出毛病，我們這家人還能活下去麼，好孩子，你要聽娘的話，打起精神來，只要你父親能出來，咱們不是全活了麼」這時那姑娘已湊到床前，斜身坐在老婦人身旁道，「娘，這些事，我想不難過，只是由不得我呢，你老現在好好的養自己的病，女兒身上的事，你不必掛念，我明天一早就走，教邱升跟我去，三兩天的工夫，就可回來了，我想我們現在湊出這幾千銀子來，怎麼也可以把父親救出來，連上次

所交上去的那筆款，不是已經兩萬多了麼，這種暗無天日的事，想起來，就真不能叫人活下去，地方官也不是不知道我們家產盡淨，算是任什麼沒有了，我們所湊的款子，除了補上父親虧空的數目，還有富裕，他們再若刁難，女兒沒想再活下去，索性我替父親還了債吧，」那老婦人用衣袖拭了拭淚痕，向這姑娘說道，「總是說天無絕人之路，難道老天爺就這麼不公平，我們問心無愧，你父親沒有貪贓枉法，做了幾任官人，全可以買房置地，我們任什麼沒有，見着現在把祖遺的房地，全折變了，我你居心對的起天地對的起國家，決沒有虧心的地方，我們竟會遭這種惡報，這是怎麼講呢，我總認爲我們一家人，現在受了這種折磨，總有翻身之日，我們自問良心不壞，好孩子，不要想那種傻念頭，我們老夫婦只有你這麼一個女兒，難得這一點依靠，全不許有麼，好好的把這筆款交上，你父親放出來，放不出來，不必管他，聽天由命，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們淨看着他們有天理的話，他們這麼昧去天良，害得我們這樣地步，不會不遭報的，」說了這話，自己也止不住的哭起來，這位姑娘霍然站起，向這老婦人說道，「娘，你不是不叫我難過麼，你又哭什麼，我們母女打起精神來，好好的料理這件事，我趁這時收拾好了，天亮時，我們要趕路呢，」那老婦人才止住悲聲，這姑娘從一個立櫃裏提出一個很重的包裹，把他放在床邊，已經累得喘吁吁的，一邊打着這包裹，向那老婦人說

道，「幸虧那五千銀子全換了莊票，要不然這種死沉的東西，就是雇車也麻煩呢，這十封現銀，就夠累贅的了，」邊說着，把這個銀包重新紮裹好，本來那種年月，若是有二千兩現銀，五十兩元寶就是二十錠，一個健壯漢子攜帶也全費事呢，他這包要是五百現銀，這姑娘是一個深閨弱質，這三十多斤，也就夠笨的了。這時間室婦人說，「娘，還不歇着嗎，天不早了，我把這筆款子送到我屋裏去，我還要收拾兩件零碎，她也跟着歇息吧」，一邊說着，把這個包裹抱起向外面走去。把那俠女上官貞看得十分傷感，這母女遭到這種慘局，可是母女之情，天倫之愛，決不少減，自己想到自己本身從七歲母親就死去，跟隨在老父身旁，雖然父親把自己也愛如掌珠，可是究竟是沒有娘的女兒，處處感到孤苦無依，每想起母親的音容，卽覺是一件終身遺恨，這時也飄身落在下面，也隨着趕奔連房東間的後牆窗下，仍然是在窗外查看這姑娘的動作，和外面潛伏的兩個夜行人舉動，見這屋中雖沒有什麼富麗的陳設，收拾的倒還乾乾淨淨，進着門一架竹床，衾枕十分乾淨，這屋中和他母親那裏一比，實有天淵之別，見那姑娘把那銀包祇放在床旁一個梧桐櫃內，跟着從裏面取出四件衣服，和些零用的東西，全放在一個包裹內，又從床舖枕簾下，拿出一把鋒利的剪子，分明是尚沒用過的東西，這邱靜嫻姑娘拿着這把剪子，向牠點點頭咳的嘆息一聲，却把它放在包裹內。上官貞在窗外暗暗點頭知道這位

姑娘已安着必死之心，他父親救不回來，他是不想回來了，這時他把這小包也全打點好，仍然放在梧桐櫃內，却把面前的油燈撥亮了，坐在那桌前現成的文具，看情形是常用的，伸紙擄管筆燈下寫起什麼來，字並不多，寫的也十分快，把兩張信紙寫完，他自己也看了看，雖然他和上官真是背着身子，因為這姑娘是面朝着前窗，但是淚水明明是滴在到紙上，他隨用手帕把臉上的淚拭了拭，又拿起一個信封來，寫好，把信箋裝上封好了，折疊一下，收入懷內，站起來，却走向床邊，把臥具整理了一下，把油燈放在床邊，正在把衣扣解開，預備安歇，就在這時，前窗的窗扇一響，已被人掀起，一個一身短裝的匪徒，矯捷的身形，湧身而入，這邱靜嫻姑娘見有人落在桌上，突的一聲驚呼，倒坐在床上，戰兢兢渾身戰抖，那竹床立在嘎吱吱的響着，這匪徒好生大胆，輕輕一躍，落在地上，向那邱靜嫻姑娘嗚叱道，「姑娘你不用害怕，二太爺在這黃花驛缺少路費，向你們借一點錢用，我們是要錢不要命，好好的把那包裹拿出來，萬事皆休，現在我們是趕到這種時候，沒有法子，二太爺全是江湖上的好朋友，不願意欺負你們這種懦弱的女人，三兩天我們如數的奉還，還許幫助你，叫你得些好處，聽明白沒有，沒功夫耽擱，你要叫我們費事，那可是你自找苦吃，」這時倒坐在床上的邱靜嫻姑娘忽然把銀牙一咬，立刻站起來指着這匪徒說道，「你這賊人，真也瞎眼瞎心，你想要錢，難

得你還找到我們這種人家，我現在全家身遭大難，這幾千銀子是我一家人買命的錢，你們綠林人也得有仁心，求你饒我一家人命吧，你若把這點銀子拿去，還不如痛痛快快的把我母女全殺了，」那匪徒一聲冷笑道，「別處的我倒是也能拿，不過二太爺是急用沒有你這裏方便，沒有那些費話可說，我早已看明，難說還用的善，你替我取出來嗎，我自己取也是一樣，」這匪徒伸手攔腰就奪那個梧桐櫃，邱靜嫻姑娘竟自往地上一跪，哀聲求告道，「你等著我給你拿出來，只是你再容我說兩句話，連錢帶命全由着你發落吧，」那匪徒已把刀撤下來，這邱靜嫻姑娘此時似乎已經把生死拋於度外，絕沒有絲毫害怕了，向這匪徒說道，「好漢，也請你開一線之恩，我父親是做官的人，遭了冤枉的官司是前身不牢，我家中這種情形，你們看不出來麼，把田產變賣淨盡，折變了這點銀子，爲我爹爹贖命，請你可憐我們這家人已經是鬼門關上的人，你何必再把我們陷到奈何裏，這點銀子就是母女的性命，請你到別處盡有那富厚之家，何必非這麼趕盡殺絕，在我們這已經身絕地絕的人上，這還都尊，請你們開恩吧，」說着連連叩頭，那匪徒好仁心如鐵石，邱靜嫻姑娘這陣哀求他，他是毫不動心，一扯頭掄起刀來，照那梧桐櫃的鎖上劈去，但是這屋家雖是破落的家庭，他屋中所殘餘的動用東西，全是上等人家使用的，非常堅固，那銅鎖竟沒被他劈落，梧桐櫃門也沒被他劈開，他一刀沒劈開，立刻

憤怒，抬脚就要踹這梧桐櫃的櫃門，邱靜嫻姑娘見這匪徒不要那銀子搶走不可，想到已經沒有活路，那還顧得什麼，竟自站起來，回手在床邊的茶几上抓起一把茶壺，猛然向這匪徒砸去，這一手正是出其不意，那匪徒竟未提防，他猛然用刀往外一撥，但是壺中的茶水已然濺了他一臉，茶壺落到地上，聲音很大，連房裏靜嫻的老母也聽見，連廂房裏靜嫻姑娘的乳母也被驚醒，這邊隔着屋子，就招呼錦兒怎麼了，這是什麼響，廂房裏乳母楊氏也在隔着屋子問，上房屋裏這是什麼事，可是靜嫻姑娘也在喊着你們快來有賊，這匪徒一邊擦着臉上的水點，一邊冷笑道，「好丫頭，和你好說好道你反倒敢動起手來，你只管喊，看你喊破了喉嚨，誰敢管你二太爺的事，這可是你自己找到二太爺照顧你，我現在是連人帶錢全要了，姑娘不用你再費事救你爹爹，我就是你們家裏頂門立戶人，」他說了幾句猛然往前一撲，却伸手把靜嫻姑娘的腕子抓住喝聲，你敢掙扎，我先宰了你，跟着把明晃晃的鋼刀往靜嫻姑娘臉上一幌，靜嫻姑娘再往後躲，但是身軀已到窗口，那裏後面沒地方再退，情急之下，手底下是有什麼算什麼了，竟把窗台上放的隻鏡匣抓起，往匪徒的身上砸來，但是他一個懦弱的女流，在一個凶暴的匪徒手裏，那會討了好去，沒容他掄起來，已被這匪徒用刀往外一撥，打在地上，這匪徒却在喊着，「志三」把合「着點，今夜我作點好事，他口中說着把靜嫻往回下一帶，竟口猶

在床上，匪徒好生萬惡，真是膽大包天，連上房和廂房，全聽着聲音不對，不住的招呼着，可是毫無所懼，反把手中的刀往桌上一擲，回身竟撲到床前，姑娘又掙扎着起來，可是已被他一把抓住，又被他推倒床上。後窗暗中監視着的俠女上官貞，看到這時，一面敬服這位邱靜嫻姑娘，一邊痛恨匪徒的萬惡。知道姑娘是一個烈性女兒，再容這匪徒逞凶，姑娘的命就不易得了，手中已撮到兩粒太極珠，口中只猛吃了聲「打」，就着窗上原有的破洞，把太極珠奔匪徒的左太陽穴打來，那匪徒突然遭到暗算，一低頭可是這粒太極珠，已經打在他的頭上，雖然沒有打實了，但是匪徒頭皮上已被划傷，這時他伸手把刀抓在手中，口中喝着什麼人敢暗算二太爺，俠女上官貞喝聲狂徒你出來領死，匪徒聽到是後窗有人發話，他一回頭，上官貞的第二粒太極珠也跟着打到，這一粒正奔他面門，他緊自往下一低頭，但是已經閃不開，就在天庭上打了一個正着。立時他頭頂上腫起一個人包，這匪徒幸而是已然被傷，他聳身一縱，上了條案，口中却喊着，于老三還不亮青子動手，房後有人了，他隨手把窗扇抓住，伸手猛然的把這窗扇一帶，哧啞一聲拉了下來，回手一甩却把這窗扇向後甩去，他一縱身躍出窗外，外面給這匪徒巡風的同黨，聽他這一喊，房後有人已經飛身竄上房坡，這時俠女上官貞也把背上的白虹劍亮出來，翻到正房屋脊上，跟上房來，這匪徒覓正房上，現身的是一個女流，不覺把膽量

放大，喝叱道：「你是什麼人，敢破壞你于三爺的買賣，俠女上官真向沒答話，屋中那個匪徒頭不受傷，更是痛恨十分，也操刀縱上房來，腳登簷邊，俯身懷惡意，掌中執着一隻鋼鎗，一照前一聲不響，一揮手向俠女的胸前打去，手上還是用的十足力氣，俠女一聲冷笑，掌中劍輕輕往外一撥，把這隻鎗打落房坡上，向這匪徒喝叱道：「狂徒站着，你們這兩個萬惡的綠林人，要劫奪這種人家，已是江湖上好朋友所爲，更要作欺天滅理的事，你就認爲江湖道上沒有處置你們的人嗎，不肯認罪領死，這類良善人家，不要你們這種惡人的血污了人家的清白，不服的隨我來，說罷不等他倆人答話，俠女上官貞轉身飛縱，已從上房的後坡翻到小房上，這兩個匪徒，見已經到手的買賣，被這位俠女攔截，並且受傷，那肯甘心，喝道：「好，」兩人隨後追趕了來，俠女上官真是故意的把這兩個匪徒引出宅了，因爲這種良善人家，又沒有男子，在他家中處置這兩個匪徒，頗有不便，故此費心把他們引出鎮店外，上官貞翻出這所宅子，順着民房上往西引着兩個匪徒來到鎮店外，這一帶是一片荒郊，俠女上官貞忽然轉身站住，用手一指道：「小輩們，報上名來，我要到江湖上除此惡徒，你們寄身綠林，已是俠義門中所難容，更這般欺凌孤弱，欺天蔑理，對於這種可憐的婦女，竟妄加以暴行，你們真是禽獸不如，想放你們逃命活命，須跪在這裏，對天盟誓，從此痛改前非，一生不再做這種惡

事，我放你們逃命。敢違背我的話，今夜就是你們報應的日子到了。」在屋中動手，匪徒嘻嘻的一盤冷笑道，「你是什麼人，敢說這種狂言大語。」侯二爺從入江湖以來，就是任所欲爲，從沒有人敢攔擋我的好事，看你這情形，定是手底下有兩下子，我侯元化雖則年歲比你大些，但是我還沒成家立業，正好找你這麼個有本領的女流，跟侯二太爺成雙配對，咱們是一雙兩好，我和你好說好道你是甚麼答應，你只要教我多費手脚，別說二太爺先給你一個下馬威，給你端著子吃，也教那害得二太爺手底下是什麼滋味，他這種穢語污言，俠女官貞脫裏臉丟下去，罵子聲。江湖敗類，你這教惡貫滿盈，我給你一個現時現報，也教你看看世界上有天理，她說到這，白虹劍早已出鞘，往前一縱身，已到了侯元化匪徒面前，俠女掌中這口劍，雖然不是什麼寶刀，但也是純鋼打造，算得一口利器，往前一探身，這侯元化心裏也是一驚，他往旁一縱身，口中喝道，「既想動手，今夜你死我活，侯二爺絕不會在你這女流之輩手底下栽了，你究屬何人名下，可敢在侯二爺面前報名麼？」俠女上官貞道，「萬惡狂徒，俠女的姓名本不屑於告訴你，只是教你死個明白，我乃俠女上官貞，小輩們，你們也報上名來，」這侯元化道，「二太爺們在江湖南道上，小小的有個名兒，我叫飛毛腿侯元化，他叫花刀于成，這總叫你死個明白，」俠女上官貞知道，這全是下五流的綠林，帶着你們全是江湖上的大害，

這種東西們無可感化，劍走輕虛，揉身而進，往前一欺身，右脚往前一點地，左足在後，白虹劍在自己胸前端着，左手擋着劍訣，往外一探右臂，「仙人指路」式，直往這飛毛腿侯元化的胸前點去，侯元化見俠女上官貞一亮招，手底下是真快，人到劍到，招到，自己往左微一斜身，掌中刀一迫腕子，刀刃向上往後一帶，硬往劍上掛來，俠女身形往回一縮，劍尖往下一沉，玉腕輕翻，劍招驟變，反手刺扎，點小腹掛兩腋，招術是真快，這飛毛腿侯元化急忙往後一撤步，刀往下一沉，由右往左往劍身上橫擦，但他已經晚了一招，已被俠女上官貞的白虹劍劍尖掃在右腿，雖則閃避得快，他的刀已經封到，可是中衣已割破，腿上已被割傷，這時他的同黨，花刀子于成，已經從上官貞背後襲到，脫刀往俠女上官貞背上便扎，這匪徒身式還是非常輕靈，手底下還是真準，他的刀遞到，算是把飛毛腿侯元化的命救了，若不然，上官貞的劍下，已足可以了却他的性命，俠女上官貞已覺察背後這匪徒暗算，這一動手，雖然連遞了兩招，俠女是原式沒動，這時左脚在後，往自己的身後查邊一探，猝然一擰身，這柄白虹劍已經是一盤龍升天」式倏然從下往上一翻，這花刀子于成所遞過來的刀，被俠女上官貞撩了個正着，噓的一聲，火星四濺，把他的刀已經削傷，這于成驚魂千里，往後一縱身，來的快，逃的快，俠女上官貞那還容他走，身隨劍走，跟踪追趕過來，飛毛腿侯元化雖則腿上受傷，

知道若是不和這惡徒拚個最後高低，也不易逃出他手去，腿上雖則受傷，好在傷痕不重，掄刀二次追過來，俠女上官貞已和花刀于成動手，這兩個匪徒兩口刀雙戰上官貞，這時手底下誰也不肯再容情，這兩個匪徒武功本領還是真受過真傳，這兩口刀上下翻飛，崩，扎，窩，挑，刪，砍，劈，纏，是一招緊似一招，一式緊似一式，全往致命處下手，手底下全不肯留情，俠女上官貞不願和他們儘自糾纏，也把手底下的招術展開，上官貞這趟太極劍，是家傳的絕學，點，崩，截，挑，刺，扎，劍點上實有獨到的功夫，吞吐撒放，封欄刺擊，有輕靈，沉實，巧快，穩健之妙，真是翩若驚鴻，驕若游龍，伏如處女，動如脫兔，靜如小岳，行似江河，變化處如電光石火，緊妙處如沉雷驚天，這種劍術，這兩個匪徒，那裏還是敵手，這兩人免強應付走了十幾招，俠女上官貞正在一劍向花刀于成劈去，這飛毛腿侯元化見有隙可乘，運足了臂力，一刀向俠女上官貞的腰上扎來，這一刀若是被他傷着，休想逃得活命，這次上官貞追趕于成，已提防到背後劍劈出去，花刀于成已縱身逃開，飛毛腿侯元化的刀到，俠女上官貞右手的劍往前面探，左手的劍訣正伸在左肋後，容待飛毛腿侯元化的刀到，已經堪堪扎到自己的衣服上，猛然的身軀往起一拔，左足點地，身形一個鶴子翻身，已經從右往後轉過來，閃地這一刀，閃的可真真險，身形可是砍近他的刀鋒半尺，雖則把後腰閃開，這一翻身，自己的

右肋仍然貼着他的刀尖了，可是掌中的白虹劍，已經從上微斜着往下一落，是正斬飛毛腿侯元化的雙臂，這侯元化拚命的往下一縮手，跟着一擰身，往後縱出去逃命。但是俠女上官貞那裏還能容他再走開，掌中劍一普就歸海一往下一翻，向侯元化的雙腿上削來，他拚命的往外一縱，只把左腿閃開。這一劍劈的一聲，帶飛毛腿侯元化一聲慘嚎，身軀摔了出去，倒在地上，這條腿兒全被劍砍斷。花刀子成侯元化已經毀在上官貞的劍下，他不顧一切的奮身一縱，竄了過來，舉刀要奔往俠女上官貞的背後便劈，俠女上官貞劍一侯元化之下，覺得背後風聲撲到，知道是個匪黨，倏然不肯甘心，往起一長身，右足點地，左手的劍訣招到自己的肩際，「金靴獨立」式微往後一擰身，花刀子成的刀，已經擦着俠女上官貞的右眉頭，劈空，上官貞的劍已經翻過來，向他的右眉頭點去，花刀子成把刀往下一沉，想翻身橫斬，可是俠女上官貞一聲輕叱，掌中白虹劍，腕底翻雲已到了他的頭上，這還算劍不留情，輕輕一插劍尖，嚇的把花刀子成的左手割掉，連他的左肩頭也被割傷，這下成一聲驚叫，插刀子撫着傷口，拚命的竄出去，也噠在地上，俠女上官貞把劍柄往上一提，劍尖向下，劍尖上所沾的血，立刻盡流下去，這于成按着左手血流如注，不住的咳嗽，俠女上官貞厲聲喝叱道：「賊子，今日我上官貞算是慈悲你等，留你這兩條狗命。賜你知道任意作惡沒有報應，那為惡淫徒右腿已斷，

這一世叫他作了廢人，你這匹夫割去一手，算是留了根，從此痛改前非，管離綠林，倘可教你多活幾時，只要情重不壞，你早晚逃不開上官貞的劍下，這裏是一個荒郊野地，逃不逃任憑你們，我上官貞沒有工夫和你耽擱了，三說罷翻身縱躍如飛，仍然趕回黃花驛的鎮店，自己不放心守家的孝女邱氏嫻，仍要趕奔他這住宅，翻牆而入，直奔她這後院，已經隱隱的聽得一片哭聲。

第二章 徽強徒天門全孝義

俠女上官貞飄身落在院中，直奔上房，聽得正是那姑娘屋中那有年歲的婦人，放聲痛哭，上官貞一拉堂屋的門，翻身而入，那知她家中那個七十多歲的老僕人邱并却也被內宅的哭聲驚動過來，正在堂屋站着，聲音急急的打着禮節，不敢硬往屋裏闖，忽然遇見闖進一個短衣措劍的人，嚇得倒退幾步，頭道：「好漢爺你饒命吧，這已經逼出人命來，何必起蓋殺絕呢，」他早連連叩頭，俠女上官貞噙了聲，「老管家，你胡說甚什麼，強盜已走，我特意來看你家姑娘，」這時屋中的哭聲也止住，俠女上官貞一挑軟帘，闖進屋中，再看屋中的景象，不禁十分吃驚，只見邱氏嫻姑娘的母親、邵氏夫人，和他老乳母楊氏，全都戰戰兢兢，未要往外屋闖，這一主一僕，哭得全像淚人，眼全紅

了，滿面的淚痕，尚沒拭淨，這位邵氏夫人更是混顫抖，那個老乳母楊氏，却也變顏變色，看着俠女上官貞一驚，上官貞向着他們這一主一僕招呼了聲：「你們不要害怕，我不是強盜，我特來搭救你們的，這位姑娘怎麼樣了，爲什麼躺在床上不動，」邵氏夫人此時看到進來的是一位措劍的女子，把害怕的心減去了一半，顫聲說道：「這位姑娘，你是什麼人，我這一家人活不成了，」上官貞道：「老太太不要再駭怕，你先穩定了心神，我是俠女上官貞，路見不平，把兩個賊人誘出宅去，已經打發了，我因爲不放心你這女兒，這位姑娘很好，稱得起是個孝女，現在她怎麼樣你要快說，」邵氏夫人道：「原來是位女俠客，方才的賊人原來是女俠給趕跑了，這倒救得我一家人的性命，救命之恩，我們現在不說感謝的話了，只是萬惡的賊人，害苦了我這苦命的女兒了，他大約是因爲萬惡的賊人欺負了他，自己不再想活着，不知他什麼時候把一把鋒利的剪刀藏在了一個小包裏內，放在我們全家買命的那一點銀子一塊兒，賊人已走，我和他乳母也跟着趕過來，他只是哭着說不能再活下去，把梧桐櫃開了，把那個銀盒子指給我，教我看，幸而是沒被賊人得手，我只疑心他是教我看一看好教放心，那知他隨手在那小包內抓出這把刀子，猛向喉嚨上戳去，哎呀，女俠客我那見過這種事，我和他乳母攔他時，那剪刀已經扎在脖項上，女俠客你沒着這地上和我們身上，全是血跡，事到如今，我這

家已經算完了，只剩這老殘兵。我苟延殘喘的不過是爲我這女兒活着，如今他有個好歹的，我丈夫尙在獄中，我老婆子這樣活下去，生不如死，老天爺沒有靈感，我這般年歲又是一身病，沒用的人教我死了豈不痛快，留着他父女，還是一家人家，女俠客，你對我這一家救命之恩，只好來世再報吧。」俠女上官貞見這邵氏夫人是連驚嚇，帶悲痛，說話已經有些顛倒，現在倒無暇勸解他，一邊信口答應着，跟着往床前湊過來，那位老乳母却跟着俠女的身後，隨着說道，「這位女俠客，床上盡是血跡，妳不用看了，流這麼些血還能活麼，」俠女因爲他們這種無知識的老婦人，舉動雖然愚蠢，情形是十分可憫，口中答着，「你不用管，我還許能救他呢，」俠女上官貞是心思極細的人，他雖然和邵氏夫人說着話，已把屋中的情形全仔細看了，不錯是在那梧桐櫃前動手自戕，一把剪刀尙在地上擲着，地上一片一片的血跡，不過上官貞認爲或許不致於死，因爲他既是一把鋒利的剪刀，往脖項上猛戳去，果中要害，當時就得玉碎珠沉，絕沒有遲緩的餘地，那麼他也只有倒臥在梧桐櫃前，憑這兩個老婦人，一個是帶着病，一個是手脚全遲慢了，他們不會把她立刻就搭上床去，那麼當時既然還把他架上床去，可見扎傷的地方大致許不礙命，上官貞這時已到了床邊，往邱靜嫻臉上看了看，面如白紙，兩眼緊閉着，上官貞却伸出手來，按到她胸口上，回頭向這乳母楊氏和邵氏夫人道「妳們先

不用擔心，諒還不敢於死，」向乳母楊氏道：「這位老媽媽你把蠟台端過來，我看看，」這位乳母楊氏說道：「這位女俠客，那麼血淋淋的你還是不看吧，嚇死人了，」上官貞自己回身到窗前桌案上，把蠟台端起來，到床前自己伸手把邱靜嫻姑娘脖項上掩着的一塊，已經被血浸透了的白布，輕輕的取下來，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它這剪刀完全戳在了脖項的左側，並沒傷着氣管，只為流血過多，一時緩不過來，諒還不敢於廢了命，遂向這位乳母楊氏道：「這位老媽媽你要想救你家姑娘活，你不要這麼蝎蝎蜚蜚的，你家姑娘死不了，去，趕緊給我找些乾淨白布來，止些些血，」放在這，別的事不用管，你去燒些開水來。」乳母楊氏很驚異的看着女上官貞，道：「女俠客，我們姑娘真個不防事麼，這真得謝天謝地，女俠客你真是救命的活菩薩了，」他這宅中的老僕邱升尙在堂屋裏站着，聽着屋裏的信息，他無論如何總是個男子，比較着乳母楊氏明白的多，跟着忙答應道：「這位女俠客，你能救我們小姐的命，如同救了我們一家人的命，我們感恩不盡，我去燒水去，這就來。」他說了這話轉身而去，他雖然這麼大的年歲，為的救他小姐死而復生，他竟長了十分精神，這驚心動魄的身分外快。一片脚聲，已經向前院跑去，這裏乳母楊氏竟給上官貞找了一應有的東西，放在床邊，這時上官貞把背後的包布解劍全解下來，把包裏打開，從裏面拿出一個小小的紅緞子口袋，不過三寸長，二寸寬，

俠女上官貞從裏面取出一個紙包，一隻小小的藥瓶子放在那兒，自己親自動手，把新棉花跟布全比好了大小，從袖口裏掏過來，錫剪子把紙包的藥粉完全散在傷口上，用這棉花跟白布慢慢把腫頭連起，上官貞用這種傷手底下十分仔細，輕輕的纏好，看了看雖然紮裏好了，不致於妨礙了他的呼吸，這時之家，邱丹也從前頭把水燒好，乳母楊氏給拿進屋中，俠女上官貞道：「很好，你給出上半杯放在那涼着，再拿一劑藥來，」自己却趁這時給邱靜嫻推拿穴道，散她臟腑中鬱結之氣，給她調順了呼吸，邱靜嫻姑娘此時胸頭喘息的情形，已經比較方才顯著力大了些，上官貞遂把藥瓶子打開，從裏面倒出了三粒硃紅色的小藥丸，放在自己掌心中，用左掌托着，右手往邱靜嫻姑娘的唇邊輕輕的撫摸了一陣，邱靜嫻姑娘嘴已微張，上官貞把三粒硃紅丸塞納入邱靜嫻姑娘口中，跟着用羹匙把那茶碗中的水倒了羹匙，從姑娘的嘴角中慢慢的注入，俠女上官貞把藥給他灌下去，自己倒是十分高興，因為動手十分順利，觀察着這種情形，這位姑娘就算可以保住了性命，回身來教這乳母楊氏給打了淨面水，把手上所沾的血污拭淨，長吁了一口氣，轉身來坐在床邊，邵氏夫人依然是神情慘淡，呆立在那裏，不言不動，好似癡傻了一樣，俠女上官貞看到邵氏夫人這種情形，十分感嘆，柔聲向邵氏夫人說道：「老太太，你請坐在書桌旁，我有話和你說，」這位邵氏夫人這才坐到書桌旁，依然是

落着淚，向上官貞道，「女俠客她真個還能活麼，」上官貞道，「妳只管放心，他的性命我敢担保絕不會再出差錯了，」上官貞方待問這位邵夫人的話，忽然床上的邱嫻姑娘微弱的聲音哎喲了聲，道，「可疼死我了，上官貞急忙轉身向她耳邊招呼了兩聲，可是邱靜嫻姑娘竟自又暈了過去，俠女上官貞回頭向邵氏夫人道，老太太「你聽見了她已經能夠哎喲出來，妳可以放心了，這絕不致於再有危險吧，只是妳這一家人的情形，教人看着太慘了，但不知這位姑娘的父親身犯何罪，陷身囹圄，妳這位姑娘能夠既重孝道，又保貞節，妳家門中能有這樣女兒，也很難得了，我路經這裏，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件事在我們身上，算不得了什麼，老太太不必擺在心上，不過我沒有多少時刻耽擱，還得趕路，有什麼用我幫忙之處，自管明言，我只要有可以盡力之處，我願助你們一臂之力，」這位邵氏夫人聽到俠女上官貞的話，站起來向上官貞深深萬福，不覺潸然淚下，哽咽的說道，「這位女俠，我現在已經驚嚇得糊塗了，我還是沒聽清女俠客尊姓大名，」上官貞道，「我叫上官貞，老太太別客氣，你坐下慢慢講，」邵氏夫人垂行落坐說道，「女俠客我這叫家門不幸，這一年來，我們已經稱得起是苟延歲月，強活了下來，我們現在落到這地步，實不相瞞，還是一個官宦人家，我丈夫邱維屏是清州鹽法道，只爲性情梗直，也就可以說是不會作官，不知爲什麼得罪了仇人，官丟了還不要

緊，竟這落個罪名，落個虧空官款，押在監牢，不把這虧欠的官款補上，就得死在裏面，女俠客，雖是這樣這還是有他最好的人，從中竭力維護，若是沒有人給他這麼盡力的維持，只怕把家抄了，官款補完了，也得有罪名，只是我們說天理良心的話，我丈夫實實在在沒有營私舞弊，可是這種情形，有冤沒處訴去，官場中事，就是事在人情在，出事以後，我們把家中所有，完全變賣了，打點了一次，只是依然沒把我丈夫救出來，到處磕頭求人，我們母女把臉面全算去盡，才算辦出眉目來，連打點帶贖罪，沒有五六千銀子休想出來，我們萬分無法，只好連這住宅帶塋地的種柁地全都賣掉，才折賣了這筆錢，爲是把他救出來，我們一家團聚，好歹的有我這丈夫頂立着門戶，我們這可以算一個人家，不怕往後吃到什麼苦，受到什麼罪，我們母女也就算把心盡到，死活是聽天由命了，不想老天爺太不開恩，我們到了這種地步，還有萬惡的賊人來偷我們，擠出這場事來，教我這一家人，還怎樣活下去，這真是俗語說的，人教人死天不肯，天教人死有何難，現在分明是我們這邱氏一家，已走到絕路上去了，女俠客，我跟前沒有別人，只有這麼個女兒，我又是有病的人，她倘若有個三長兩短，我還怎樣活下去，」說到這裏，竟自又哭起來，俠女上官貞聽到邵氏夫人這番話，自己也不盡替她傷感，論到她家中這個情形，這位姑娘以一個閨門弱女，不惜拋頭露面，替他父親去料理官司，自己本

該幫助他，替她走一遭，把這維屏從監牢中救出來，還是自己此時可實無法掌管了，爲他的事就擱了半夜，自己的老父，也病在床，他待自己求得良藥好去救他，現在我若再爲他的事，毒自穿如着不走，倘不是他父親就誤得不能救了，我上官豈不悔死，只好安慰着邵氏夫人道：「老太太不必悲心，事情既是有了眉目，^(*)做姑娘傷病雖然重，但求我的藥力有十分把握，定能救了也，只有所求目的就調劑能完他的孝道，我實在恨身也有不可解的事，不能替你女兒盡一番力，這很對不住你們，我勸老太太不必怨天尤人，橫逆之來，任憑什麼人也沒法毀謗，你們現在只有任實處想，自然心平氣和，我對你家稍盡了這點力，在三本身絲毫也不放在心上，可是在你們本身就該想想今夜若沒我途經此處，巧遇賊人，你們的事還能想麼，只怕現在全是鬼門關中人，你家老爺在獄中縱然受了雙脚，豈不說，救他，老太太你心裏一思就就安心了，」邵氏夫人聽了上官貴的話，連連點頭道：「個官友快救我命，今日上獄又遇人，你這番話說的我實在是心平氣和，再不敢怨天尤人，只願我這苦命的女兒沒有危險，那我丈夫早晚能夠出來，早晚日曉日有甚麼妨礙，」上官道：「你只放心，我若沒有十分把握，一個人生死關頭，我決不取多事，」說罷到那裏，見那上獄的兩個婦人勸誘的藥力已經行開，悠悠醒轉來，口中不住指呼着娘，娘，如其夫人忙催到上床鋪，恐誤了道，「我在

這裏，你轉醒過來了，不要動，不要難過，我們遇救星了，好孩子不要往死處想，你太糊塗，行這極志，你怎麼不想想，還有這個苦命的娘，你交給何人，你應該想着，你雖是娘的女兒，但是千斤重擔子全放在你肩頭上，你要那裏往死處想，你就不是孝順的女兒了，好孩子，好好的養着，咱家中還有何人，現在只要把你沒有了，你父親還能出來麼，我已經是垂死之人了，好歹尚有這個親生的女兒，只盼你能夠抓把土，把我們老兩口埋了，也不枉養你一場。事情不許許的這癡癡，你沒有可死的事情，你想想什麼人全見得他們，那萬惡的賊人，已經遭了報，有女俠客上官姑娘在這救你，你心裏可不得胡思了，」這時邱靜嫻把淚眼睜開，因為屋中的燈光暗，自己項上有傷，又纏着布，動轉不靈，仔細看了看他母親，自己唉了聲，聲音微弱說道，「娘不必難過，女兒也知道我們母女是一條命，我何嘗願意拋下娘走，只 娘要想想，咱們是什麼人家，一個閨門中姑娘，被一個萬惡的匪徒拉進着說些惡言劣語，叫女兒怎能忍受下去，我們邱家現在雖然是窮，但是清白的人家，女兒沒臉面活着，一時間想不開，才有這種舉動，女兒的命太苦了，娘說的女俠客救了我們，他在那裏，」這時俠女上官貞把蠟燭點起，湊了過來，這位邵氏夫人，往旁一閃說道，「這就是女俠上官姑娘，」俠女上官貞湊到邱靜嫻姑娘身旁，說道，「這位妹妹你現在覺得傷痕疼痛減了些麼，」邱靜嫻姑娘在那燭

影搖搖之下，看到俠女上官貞這身裝束，這種英武俊秀的像貌，不覺精神一振，說道，「你這位恩姐，跟我們素不相識，你一個女子竟有這種本領，那麼方才在窗外把賊人驚走，就是你麼？」俠女上官貞點頭道，「我跟你們也正是有這種緣法，我因事路經此處，正趕上這萬惡賊人，要逞他們強暴，我這才把他們誘出宅院，已經把他們全打發走了，妹妹你的孝烈行爲，我已經完全看得清清楚楚，妹妹你這種品格，雖然現在你遭到這種難關，上天不負苦心人，老天爺自會加惠你，你要好好調養傷痕，你看你老母這種衰病的身體，你又沒有兄弟姐妹，你的情況正和我上官貞相同，我現在也就是有一位已經生死莫卜的老父，我們雖是女子，但是自己應該明白，把支掌自己門庭的事，放在自己身上才是，萬惡的狂徒，他確實不懷好意，不過當時算是遭了報，我沒教他逃出手去，你既然能夠保住了你清白之身，爲什麼非死不可，妹妹你不是太糊塗了麼？我現在有比你還急的事情，實不能在此耽擱。等我把眼前這步難關闖過，我必然再到黃花驛來，看妹妹，你那時有什麼辦不了的事。我願意替你扣當。」邱靜嫻姑娘聽到俠女上官貞這番慷慨的話，不由感激涕零，含淚說道，「我高攀着說，上官姐姐，你待我全家實有再造之恩，我們這一家還能活下去，全出你姐姐之賜，我們受你這樣大恩，怎麼報答呢？」上官貞微把頭搖了搖，慨然說道，「妹妹不要這樣想，我和你萍水相逢，遇到你這樣的

好女子，輕易是見不着的，我愛你的品格，我憐惜你們的遭遇，我隨着老父行道江湖，專辦的是人間不平事，這是我們的天職。施恩不望報的話，我全不願承認，無所謂恩，我們做事看到眼中，遇到手底下，認為是應該做的，我們放手去做，決沒想到任何一人身上施恩，我現在也是一個孤零無依的人，容我把眼前的事辦完了，我願意和妹妹你結爲異姓姐妹，你不要嫌我這出身江湖女流，就很好了，」邱靜嫻忙答道，「恩姐，你能不嫌我這懦弱無能的女流，我是求之不得的，我願意把你當作同胞姐妹看待，你有什麼事那麼忙，可以不走嗎，我這家中的情形，你看見了，姐姐你住在這裏，倒很方便，」俠女上官貞道，「妹妹我們相聚不在這一時，我現在實有不能耽擱的事，我爲你這件事已經耽誤了半夜的行程，我這就得走呢，」邱靜嫻很驚異的問道，「恩姐，你住在那裏，我可不應該問，不過現在我們已經是親姊妹一樣你這深夜之間，怎麼還要趕路，」上官貞這時已經把蠟台放在桌上，那個老乳母楊氏，和那老僕邱升忙着燒了水，給泡上了茶來，倒了一碗送到上官貞面前說道，「這位女俠客，你這麼辛苦，喝杯茶吧，」上官貞倒也不客氣，接了過來說道，「這位老媽媽，不要這麼稱呼，我和你們姑娘已結爲異性姐妹，我在家中全叫我貞姑，你就那聲招呼好了，我是常來的人呢，」說到這，又扭過頭去，向邱靜嫻姑娘說道，「妹妹，我沒有不可告人的事，只是我現在是心急如焚，

實不願再耽擱下去，我簡單的告訴你。我父親是一位老武師，我們住在玉龍山中，現止我老父被仇人暗算，身受重傷，生死不保，我要趕到大竹山，找一位玄門道長，乞靈丹爲我老父續命。路經黃花驛，遇到那兩個賊人，論我本身的事，我自己老父的生死關頭，全在我回去的早晚，我那能再管別人的事，不過我們這種天性，看到眼中的不平事，我若不伸手，覺得對不住自己的良心，這才拔劍逐走了賊人。妹妹你放心，他們再也回不來了，你想我有這種事，那能再耽擱下去，妹妹你好好的養傷，我再給你留下點藥，不過是預備着，大概是不必用了，你這傷痕三兩天就好了，好在你父親在獄中那麼多日子都呆了，少耽擱三五天，是不妨事的，我老父是生是死，我必回來看望你。」邱靜嫻把眼角的淚拭了拭，拉着上官貞的手說道，「姐姐大對不住你了，你有這麼重大的事，老伯父已到了生死關頭，你竟能不顧一切的救我全家，姐姐我這一家不止於活的感激你，就是我家中死去的先靈，也要爲你父女祝福，但願老伯父脫離危險，我們願給姐姐你供長生祿位呢，姐姐你快快走吧，我再也不敢留你了，我定然要遵照姐姐你的話，好好調養傷痕，我爲得你救我們這番心，我也得活下去，快去吧，別爲我們這事耽擱，我盼望你能再來黃花驛，那就是我的福份了。」候女上官貞悵然站起，自己把衣扭解開從裏面取出錦囊，把他打開拿出一串珍珠，送到邱靜嫻姑娘手中道，「我們今夜這番遇會

，我很高興，這串珍珠給妹妹你做個見面禮吧。」邱靜嫻忙不迭口說道，「姐姐你快把他收起，別教我難過了，你救我全家認了我這個妹妹，我們現在不敢再提「報恩」兩字，可是已經很夠叫我們於心不安了，怎麼姐姐你反把這串珍珠送給我，叫我怎樣再接受你的厚意，你快快收起吧。」俠女上官貞慨然說道：「妹妹用不着爲這點事心中不安，這是姐姐我先母給我收藏的，一共是兩串，顆粒雖然不大，但是光澤還十分整潤，送給妹妹你，也算我們姐妹結識一場，留它做個紀念好麼，往後你若把我當作姐姐看待，無論什麼事，不準和我再客氣，你把他收起來，只要好好的保存着，遇上了機會，我們把它鑲成一隻珠鐲留着自己用，不比買的好麼，」邱靜嫻姑娘此時見這位恩姐一切的情形，全出於一片誠意，自己怎好再過份的推却。遂在枕上微微頷首說道，「好吧，我不再客氣了，姐姐你務必的想着，可到黃花驛來，」俠女點頭答應道，「妹妹不用囑咐了，我能來時一定前來，咱們再見吧，」說到這，毫不留戀，轉身向外走。那老乳母楊氏和老僕邱升在外間等着，一見俠女上官貞出來，這兩個老邁年殘的男女僕人一齊跪倒，向俠女上官貞叩頭道，「女俠客替我們真是恩重如山，救了我家姑娘一條命，就是救了我一家人的命，我們能活到現在，全是女俠客你一人之力，我們只有虔誠的禱告上蒼要保佑着女俠客事情順手，教你這樣好人，得着好報，我們情願全少活幾年，我們全

甘心情願，因為我們全是沒用的人了。」俠女對於這種有年歲的老家人，絕不再存絲毫顧忌，用手一手拉起一個來，向他們說道，「你們不要多禮，你們這種忠心護主，我很喜歡這種人，但願如你們所言我此去能夠順利的把事情辦下來，連我全要答謝上蒼，你們在這種患難之中，更要好好的照顧你家主母，小姐，我改日再來看你們，」說到這，把堂屋的風門推開，跟着走出來，老乳母楊氏和邱升也隨着往門外走，邵氏夫人也送了出來，上官貞回頭說了聲，「老伯母不要客氣，回去吧，姪女告辭了，」說話間，身形一動，已經竄到院中，脚下又一點地，騰身竄上廂房，身形輕快，把邵氏夫人和乳母楊氏，老家人邱升全驚得目瞪口呆，眨眼間，這位女俠已經走得無影無踪，這主僕才回轉屋中，一家人對於女俠感激不忘，暫且按下他們這裏不提，且說俠女上官貞離開了邱宅抬頭看了看，天上的星斗，已知現在四更已過，自己救了這邱氏一家人，雖是十分快意，但對於自己的事，却就攔了自己半夜的行程，不由的十分着急，將近時已到了黃花驛的鎮甸口，剛要往鎮甸上民房下飄身時，驀然間，聽得旁邊的小巷中似有人說了聲只能救人不能救自己，這點本領太差了，俠女上官貞一驚，這話分明是說自己，本是往房落的式子，竟自往橫下一縱身，撲奔這條小巷，但是下面過於黑暗，不敢遽然的往下飄身，往一家民房的後坡上一落，往下一俯身，微探着身子，往小巷中查看，這條小胡同是

不長，裏面只有三個人家，並且是一條死巷，並不通着別處，往巷口望望，在這極黑暗中，似看到了一個黑影，在巷口幌了一下，往鎮外逃去，這條巷口中，也正通着這黃花驛的邊上，出了小巷，一片曠野，也就是方才自己和那兩個匪徒動手的地方，俠女上官貞更不遲疑，從這民房的後坡一飄身，落在小巷內，一直追出巷口，仔細打量所看到的一些不差，正有一個夜行人，從驛鎮外往正西如飛的逃了下去，俠女心想，我倒要看看你究是如何人，心裏總疑心是那兩個匪徒中那個姓丁的，他要爲同黨的報仇，故意的誘自己或者仍有什麼惡念，一想到這件事，更不肯放鬆了，祇恐怕給邱家母女留了後患，所以跟蹤追趕下來，可是前面這人身形好快，縱躍如飛，看情形夜行術頗有功夫，絕不是平庸之輩，俠女上官貞連着喝喊他兩次，教他站住，他只是不肯聽，也不答話，仍然向前飛馳着，上官貞十分憤恨，因爲這曠野無人，遂大聲招呼道，「前面那小輩，你既然對你家姑奶奶不肯甘心，任憑你逃到什麼地方，有什麼手段，上官姑奶奶也要追上你，你休想再逃出我手去。」可是任憑上官貞怎樣招呼，他只是好像沒聽見，依然是向正西走下去，前面在黑暗中湧現出一片高崗，俠女上官貞尚辨別不出這是什麼地方，心中暗暗着急，看這人的情形，他頗有容心引誘自己往這條道上來之意，若是被他逃進山口去，一者道路不能走，二者地理不熟，最容易被人襲擊，只是既追了他來，那肯中途

罷手，既然不出自己所料，那人竟逃進山口。上官貞心裏一着急，脚下加緊縱躍如飛，跟蹤趕過來，但見那人在山口略停了停，竟自逃了下去，俠女上官貞明知道自己這麼追趕他，十分不利，但是彼這人引誘得無窮如何不能不看破他？於是改善什麼心意，自己可加了一番小心，已從當中想太極揉了三替，想這山中，只是一進了這座山口，上官貞已然看出並不是先前逃走的那個匪徒子承，因為他沒有這種身法。在這深夜中，走這種小道，危險十分，可是那人身子既然輕靈，道路又顯着十分熟，並且輕靈巧縱這種本領，實較自己高的多，看他那情形還是沒十分施展開，在故意戲弄自己之意，招呼他，他不答應，叫他停身動手，他不肯站住，還是這樣上官貞越是憤怒，自己今夜在黃花驛已經耽擱了半夜，現在又遇上了江湖能手，故意和自己糾纏，難道我父親這步劫難無法躲過麼，和這人本沒有一點牽連，憑空的他現身出談自己，更兼自己是一個女流，尤其認定此人不懂好意，上官貞這一身輕巧的本領，急急的施展出來，用全力撲上去，一聲不響，連着兩個縱身，已離那匪徒人鞭丈左右，上官貞猛喝一聲，「打」，隨手發出一粒太極珠，奔那人腦後打去，上官貞這招暗着，三丈內能夠見準，此時相離不過兩丈左右，腕子上更用了十分力，隨着喝叱聲中，這粒太極珠已然打去，那人斜着身軀，微一偏頭，他已平轉身軀，左肩往左一沉，這第一粒太極珠擦着他右耳打過去，可是上

官貞這種暗器，是能用連珠的打法，第二粒第三粒脫手而去，一粒奔這人的面門，一粒奔這人的胸口，兩粒太極珠出手雖有先後，可是打到全在同時，這人雙臂往上一翻，一聲冷笑，竟說了句，娘子，專門弄弄，這輩敢弄弄，被他接去，上官貞沒打中他，可是在斜月疏星之下，已經認辨出這人的面貌，這人的身形之高，可是年歲是很大了，大約總在六旬左右，像貌非常奇怪，臉形分外瘦，長眉闊眼，額高腮瘦，唇上有稀疏的短鬚，活脫的似一頭猴子，在他笑聲中已經縱身退出去兩丈左右，俠女上官貞暗器被人家接去，並且說出這種狂話來，已經伸手把白虹劍撤出來喝聲老怪物你敢戲弄你姑娘，我焉能容你逃出手去，仗劍追了下來，那人仍然急急的逃走，進山口約摸已有一里多地，他忽然沿着一道山峯，翻了上去，上官貞見又急急，自己真是魔障層層，想不到在這裏遇到這種勁敵，明知道未必是他的敵手，可是自己已經被他追到這種地步，那肯和他善罷甘休，竟自鼓着十分勇氣，攔着他的路，也翻下山頭，這一在高處星月光更顯着亮，看的更加真切，見這怪人竟從一個小山坡轉向一條橫山道，上官貞可有些遲疑了，因為這怪老人所跑的這條路，對於自己更是不利，這條橫山道，雖然不狹窄有一丈多寬，但是這條山道上，草木叢生，深夜中追擊敵人，易遭暗算，上官貞身形略一停頓時，已經出去有四五丈遠，他急急轉身站住，向這邊嗚吶道，一娘子，你甘拜

下風，識得老夫的厲害了，」上官貞一聽他這種話，怒叱道，「老怪物，不用發狂，任憑你就是龍潭虎穴，你上官姑娘也沒放在心上，你這麼故意的戲弄你家姑娘，你枉在江湖上活了這麼大年歲了，我要不教你血染白虹劍，我就枉稱俠女，」說到這，腳下一點山坡，已經飛縱到山道上，那怪老人哈哈一聲道，「既有膽量，老夫領你一個地方，教你也開開眼，」俠女喝聲，「你是滿口胡言，」撇劍就追，俠女在這一股山道上，可覺得十分吃力，此人究竟懷着什麼意，不得而知，可是他這種舉動，分明是一番惡意，走在這種道路上，林木較多之處，更得提防暗中或有暗算，又有半里地的光景，那怪老人往一個山環上轉過去，俠女上官貞趕過來時，已失老人的踪跡，四下裏仔細打量搜尋，靜盪盪死沉沉的一股山道，只有草水間發出的聲息，和那樹林最討厭，最刺耳的梟鳥啼聲，只找尋不着那怪老人的踪跡，俠女上官貞此時已經累得一身汗，把脚步停住，稍微的歇息歇息，自己認為所遇的事，過於離奇，認定了這怪老人雖他身形隱去，自己眼前的事，越是危險十分，他引誘自己，直追出這麼遠來，決不能無故的罷手走開，恐怕有別的舉動，想到這，抬頭望了望天空，見那七星斜轉，斜月西沉，天已到了五更左右了，上官貞索性順着這條山道，往前搜尋下來，連轉過兩個山環，耳中忽然聽得隱隱的似有報曉的雞聲，這附近一定是有人家了，越發的不肯退回，仍然順着這條山道，

又轉過兩個山環，遠遠的看到一個平坦的山頭，湧起一片房屋，這種地方，竟有人家，這真是怪事，仔細一辨山勢，才看出和自己所來的那條道路，是一個方向，不過是隔着這層山，那片房屋正是築在一個小山坡上面，他的房屋前不遠，却是一條極寬的山道，按山式的道路走，大約是在黃花驛的西北，另一個山口，只是怪老人的踪跡已失，前面雖是一個通行的山道，可是沒有別的人家，孤零零的自己住在這裏，不是獵戶，定是隱居的異人，這種深山裏，就是種山田的農人，和依着樵採爲生的貧民，他們也得聚集些人家一塊住，沒有這麼孤零零的自己住在這裏，上官貞索性撲着這片房屋走近來，相離切近，見這片房子佔的地方頗大，可是裏面房屋並不多，圍着一段石牆，石牆並不高，僅有丈餘，裏面在這房屋的四週，有許多樹木，上官貞撲奔這片房子的石牆東面，他門是向北開着，來到切近，聽了聽果然雞聲是從這裏發出來的，上官貞若不是被這怪老人引誘着來到這裏，他決不肯無故的竊探人家，失了自己女兒的身份，現在因爲十分疑心，那怪老人就是此中人，看了看四週，靜悄悄沒有一些異狀，一聳身竄上石牆，左手倒提劍，往裏面看了看裏面的房屋，雖然是山居人家，建築的頗爲粗陋，可是整潔異常，自己停身的所在，也正是在這房兒的前半段，從這牆頭已經看見這大門一帶，兩扇寬大粗糙的木門緊閉着，門裏的地方很大，十幾丈的一段院落，只有五間南房，這院中大

概是就着這山土原有的地方起蓋的，有二三十顆樹木，僅僅的留着大牌直通到那五間南房，當中丈餘寬的道路，樹木並不密，所以擋不住視線，在這五間南房後面，又是一段院落，却是只有東西兩排房子，迎着大門正是一段竹子編的竹欄牆，當中編成了一個八角門，上官貞在牆頭上揭了一片灰土，往地上打了去，略發聲息試試他有守夜的與夫沒有，下面依然靜悄悄的一點聲息沒有，飄飄的落在下面，緊行了幾步，竄上東面的廂房，見下面黑沉沉的屋中全沒有燈光，翻到當中的院落，蹣跚輕步，走進了竹欄牆，趕緊把身形往東房的山牆角上隱蔽着，因為看見方丈外南房紙窗上，尚有燈光，上官貞在這停身半晌，聽不見什麼聲息，看了看裏面，這東西兩面是一邊兩間廂房，迎面上是二間南房，燈光在偏西那面上，靠上房的東半邊依然是黑沉沉的，上官貞蹣跚輕步，撲奔上房的西窗下，離着窗前尚有數尺，突然屋中有人咳嗽了一聲，竟自招呼道，「阿婆，你把雞收好麼，怎麼我聽得不住的掙扎，不要再被那討厭苦勸偷去，我還留他做下酒菜呢，」屋中這一發聲招呼，只聽東廂房有人答應，「……三更，你掙什麼命，天全決亮了，你不好好的睡覺，鬧什麼」，上官貞趕緊翻身竄上東廂房的屋頂，跟着東房裏一陣響，門開處，走出一位老婆婆，口中叨叨念念，往西南角夾道走去，俠女上官貞不敢在前坡伏身，已退到後坡上，明明是已看過老婆婆已轉進西南角的夾道，上官貞等他

翻回來再察看上房這人，是否就是所追趕的那老人，忽然覺得背後一股子勁風襲到，俠女上官貞忙往左一縱身，趕情正是那白髮蕭蕭的老婆子。這一來上官貞驚異十分，憑自己伏身在房上，直到他撲到近前，才覺查出來，這種身子矯捷處，在這般年歲的人，實在是見多不怪，這時那老婆婆却已發話，冷笑着說道，「好大膽的毛賊，敢到我家窺探，怪不得我們這連日丟失許多東西，全是被你偷走，還不給我下去，」這老婆婆赤手空拳，竟自撲過來，俠女上官貞一看他這種身手，就知滑不得了，今夜竟遇見這江湖異人，不以全力應付，怕要逃不出他手去，上官貞趕快又往旁一縱身，躍到後坡，喝道，「你這老婆婆血口噴人，誰是偷兒，」那老婆婆帶着驚詫，口吻說道，「呦，原來還是一個姑娘，半夜三更擅入民宅，你也定非好人，跟着往前一上步，飛縱過來，探掌向上官貞便打，上官貞往左一斜身，伸玉腕閃他的腕子，那老婆婆往回一撤右掌，俠女上官貞左脚往前一上步，左掌隨着翻過來「撒雀尾」式，向老婆婆的胸前便打，那老婆婆右臂正撤回去，掌緣往下一撲，往上官貞右臂上便切，上官貞忽然左足擦着房坡微往左一滑，左掌往回下撤，右掌已經斜劈出去「白鶴展翅」式，向老婆婆右肋下打來，這位老婆婆身形轉動，從左往後一個繞步盤旋，一翻身欺到上官貞的左側，左掌已經遞過來，向上官貞的肩井上便切，卸上官貞的左臂，上官貞往下一矮身一抱虎歸山式，向左一

閃，右腳已經飛出，却用「拋身登脚」式，向老婆婆的下盤踹來，這位老婆婆却喝了聲「好」，雙掌一穿，身隨掌走竟自縱下房去，口中却招呼道，「下面動手的，你敢來麼，」上官貞已經想到，既和他動了手，此時就是想走，也未必走得開，一不作二不休，索性和他較量一番，跟踪而下，老婆婆微微一笑道「好大膽的姑娘，你真不怕死，這你就不用想走了，」上官貞道，「老婆子，不用張狂，我看你這人家也不是好人，上官姑娘妄為江湖上除害，」話聲中，採身而進，向這老婆婆撲來，身形欺到近前，用「般攔錘」向老婆婆的右肋便打，這老婆婆竟施展開三十六路擒拿法，對付上官貞這路大極拳，以他這種年歲，身手這樣輕靈，功夫是有了火候，使女上官貞對付他頗為吃力，自己本想亮白虹劍，好可以取勝，只為不知道這人家究竟是何路道，不敢妄動殺機，只有盡力應付着，可是工夫一大，上官貞已有些不是老婆婆的對手了，這多半夜的工夫，自己過分的勞累，現在又遇上這種勁敵，氣力先有些敵不住了，漸漸的有些拳法散亂，正在危急的時候，突然上房門一開，有人走了出來，向老婆婆喝道，「阿婆你在江湖上這麼些年了，真是個好歹不分，這位姑娘太極名家的嫡傳，絕不是江湖作惡之流，你還不住手，問個明白，難道教我這般年歲還栽在同道手中麼，」那老婆婆聽了上房出來這人的話，往旁一縱身，雙掌封着門戶，立刻向說話的人道，「找上門來和我老婆婆糾纏

不休，這也怨得我嗎，」俠女此時也向一旁退出數尺來，一打量上房出來這人，不禁怒冲冲道，「原來是你，這老鬼把你姑娘引到這裏，是何居心，」這位老頭子哈哈一笑道，「先前不知你究屬何人，現在看到你武功家數竟是大極門下嫡傳的手法，那麼大江以南沒有多人，你究屬何人的門下，姑娘你還不要出口傷人，要知我絕無惡意，」上官貞道，「好，我上官姑娘來明去白，絕不像你這鬼鬼祟祟，我是玉龍山太極門上官庸之女上官貞，你又能把你姑娘怎樣，」說到這，伸手擺劍柄，就要撒劍，那老者哈哈一笑道，「阿婆你聽見了，你險些沒得罪了我的義道之交，他竟是大極名家上官庸的姑娘，」說到這，向上官貞面前走來，口中却說道，「原來是俠女，我失敬了，不過深夜中來到這種地方，行踪又這麼秘密很容易令人生疑這段山道中常有綠林能手出沒，姑娘你一人深夜走在這條路上，危險太多，如不見疑，請到屋中細談，我與尊大人已然多年沒見了，」上官貞此時可不敢那麼放心，往後退了一步問道，「你既知道家父，請你先告訴我姓名，」這老者含笑說道，「說出我的姓名來，你也未必知道，我們不是成名的人物，我在下復姓歐陽，名志，這是我的阿婆，現在老了，當年她在江湖道上，比我却強的多，很有些「萬兒」呢，提起盧金娘來，在江北一帶，倒也蒙武林中的重視，也正是作了綠林道的仇人，不過我家阿婆在江湖上行道時，上官姑娘你年歲尚小，我歐陽志

又是一個無聲無嗅的人物，上官姑娘你那會知道，「上官貞一聽老者報出姓名來，忙把軋劍的手放下來，趕緊向老者一拜，後向這老婆婆一拜道，「原來老人家全是武林的前輩，歐陽老伯過於自謙了，一口金刀震兩江，武林中早已成名，老伯母更是二十年前名震江湖的女俠，只是聽家父說老人家已經到北方去了，想不到隱居在這裏，弟子失禮得很，望老前輩多多招待，」這時這位盧金娘老婆婆笑了過來道：「姑娘你不要介意才好，我們對於你這麼一點年歲，竟敢隻身走江湖，又是敬又是愛，早就知道你是好人，我老婆婆是故意要看看你太極門的手法，姑娘你家學淵博，得上官老師的親傳，堪當俠女兩字，現在你對我老夫妻不用再疑心，咱們屋中去講吧，」俠女上官貞被這盧金娘老婆婆攙挽着手，一同走進上房，那位歐陽志也跟了進來，這三間屋是兩明一暗，堂屋中尚在黑暗中，這位老婆婆向歐陽志說了聲，「你那寢室中那好教姑娘進去，還不把燈拿出來，」俠女上官貞聽老婆婆對歐陽志說話的情形，帶着嗚吐的口吻，可是這位老英雄啾啾連聲答應着，跑到屋中把燈端出來放在迎門的桌上，俠女上官貞陪笑這位一口金刀震兩江的歐陽志，當年在江湖道上真是叱咤風雲，威鎮江湖，想不到在這老婆婆前，竟會這麼俯首聽命，看他這情形，倒頗有些懼內呢，這時盧金娘讓上官貞落坐，上官貞對於這種武林前輩，不敢不加一番尊敬，仍然在下首落坐，這位老英雄歐陽志說道，「上

官姑娘我和你父親差不多有二十年沒見面了，只聽傳說他已經遠走天南，並不知他隱居玉龍，近年聽得江湖道上傳出了一位俠女，我偶竟不知道是那一位名師的門下，想不到就是故人之女，上官老師現在仍在玉龍亭那人間的清福了，姑娘你黃花驛仗義救人，我倒也趕上了，只是你對於這種匪徒，既已傷了他，就應該把他除了去，我認爲姑娘這種惻隱之心，發的不是地方，姑娘你可不要怪我語言麤直，這種積惡難退的匪徒，實無法再感化他們，那兩個匪黨也正是我老頭子所想除掉的人，竟遇到姑娘你手中，可是你留了他們的命，他決不會改過自新，正是爲你留下無窮後患，這種惡人能立刻把他感化過來，固然是一樁好事，可是他決無悔過之心，反要變本加厲，更耍作惡江湖，我們饒沒成全他，反倒多害了別人，豈不是自己反倒多造了罪孽，所以在你重回黃花驛，我已把他兩人弄到天門山內處治了，現在他們已經早飽了野狼的口腹，這是我對於姑娘你出身來歷還不盡知，故意把你引到這裏，歐陽志說到這，扭頭向俠女上官貞道，「上官姑娘，你這來，我給你引見引見，這就是這楓樹坡于少莊主，他單名一個鵬字」，說到這，又向少年道，「這是俠女上官貞，你要知道人家是太極正宗家學淵源」，這少年一聽，歐陽志這話，哦了一聲道，「這是太極名家上官，說到這『上官』字」，老英雄歐陽志道，「上官真是人家姑娘名字，豈是你隨便招呼的，年輕輕的不要多言多語，你父親在

那裏快去告訴他，酒友又來了」，少年于鵬道，「家父在書房等候老伯，請這位女俠裏面坐吧，」上官貞向着少年輕輕萬福道，「暮夜之間，到此擾攪，實覺不安，這位少莊主還是爲我通報一聲，冒昧的登門，豈不有些生亂，」這位老英雄歐陽志不等于鵬答話，却哈哈一笑道，「上官姑娘沒有那麼些客氣，這是他有人開門，要不然我連門也不叩，痛痛快快的來個越牆而入，又省事又免得被他這宅看門人討厭我老頭子麻煩，」這時少年于鵬已經令提燈籠的壯漢前頭引路，往門中走去，少年于鵬側着身子，請歐陽志和俠女上官貞往裏走，歐陽志把手一揮道，「別和我弄這些麻煩，頭裏引路，」少年答應了一聲，引領着一同走進了門來，俠女上官貞一邊往裏走着，一邊打量着裏邊情形，這所房子建築十分幽雅，也是正靠着山峯下起蓋的，這所宅子背後如同一座極大綠屏障，佔的地方很大佈置成好幾所院落，全用青翠的竹子編成短牆，他們走到第二道院落內，這裏形如一個小花園，種着大片的竹子，養着許多奇禽異鳥，更有兩隻仙鶴，圍在一個草亭裏，三間北房屋子蓋得沒有磚瓦，只用木石葦草，倒顯着古意盎然，門窗全是用竹子製成，完全編成水紋式，從紙窗上蒙着燈光，兩名壯漢走到門前面，便站住了，那于鵬向他們一擺手，這兩名壯漢，提着燈籠的轉向前面，那于鵬却把風門拉開，向裏面探身招呼道，「父親，我歐陽老伯來了，還有一位俠女跟隨呢，」俠女上官貞一來到

這裏時，因為歐陽老伯並未叫伙，裏面竟有人出來，分明是對着自己和歐陽志形跡宅中人已然知道，只是他怎麼知道的，這就怪了，並且歐陽老伯提到自己名字，少年頗顯出驚異之色，若說是震於俠女之名，自己絕不信，因為個人並未離開父親身傍，在江湖上並未闖出名來，那麼他驚疑什麼呢，看情形很像對自己的來路，他們早已知道，不過忽然來到這裏，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現在來到他宅中，看到這種情形，這裏的主人，定是江湖的異人了，自己在思索之間，屋中一聲咳嗽，却有一人答道，「歐陽二哥，你怎麼不管人家願意不願意，這是什麼時候，竟跑到我楓樹坡來攪得我家宅不安，我住到這裏，遇到了你，害得我實在頭痛，這一來我這兩罈子酒，又算遭殃了，」這人說話口音，上官貞聽着似西北一帶的人，可是少年于鵬說話時完全是本地人，屋中這人往外迎接，但是他脚步聲音十分各別，竟有很重東西一下一下點着地，說是拐杖沒有拐杖，用這麼大力量的，趕到這人一出門口，俠女上官貞這才恍然，原來這人已廢了一條腿，左臂架着一根烏油黑亮的拐，所以走路用這拐點地聲音重。上官貞更看出他這根拐，整個全是生鐵打造，用手常摸的地方，把浮面上黑漆，已然褪去，露出裏面鐵的亮光來，這人年紀在六旬以下，骨格相貌，和少年于鵬相似，眉目間，一股清朗山林之氣，沒有一點俗氣處，身量很高，看那情形雖是已成殘廢，但精神飽滿，唇上留有短鬚，更顯得氣度

豪爽，上官貞一見這主人相貌，不由得起了十分敬愛之心。這人說着話，已經到了台階上，歐陽志不佳笑着道，「你這吝嗇鬼，我只喝了你幾杯酒，你就頭疼，我還打算吃你個家產盡絕，索性讓你從頭痛到腳，看你有什麼法子，」可是這個架拐的主人冷笑了一聲道，「老朋友你不要揭我短處，別看我偷掉一隻腳，可是他們給我留了這一隻，一切事我可不肯就認頭了，老朋友你不信服我，咱們有工夫不妨較量一下，我這殘廢還未必不是你的對手吧，」說罷，也一陣狂笑，歐陽志道，「得了，我又說走了嘴我是自找難堪，你不要借此爲由，虐待起我歐陽志來，你想省兩杯酒，可不成，咱們先不要口角，我給你引見一人，你一定對我老頭子有一番獎勵，」扭頭向俠女上官貞道，「上官姑娘，你別聽我們吵鬧，這是我生死交好朋友子子川，他也是武林中成名人物，」上官貞聽到這個名字，覺着耳熟，一時間想不起，忙以晚輩之禮，向這主人拜見，自報姓名，十分恭敬，這位主人于子川慌忙答禮道，「上官姑娘，你能賞臉來到這裏，教我這殘廢人欣慰不盡，姑娘裏邊請，」上官貞道，「于老伯請」，一同走進屋中，俠女上官貞一打量這屋中情形，雖沒有什麼富麗的陳設，但是雅潔異常，顯着十分儉樸，幽靜，屋中不染纖塵，落坐之後，這位主人于子川坐在榻上，兩眼望着俠女，看得上官貞反有些不好意思，却低了頭不敢正視着他，這位主人于子川忽然嘆息了聲，向上官貞道，「上官老

師傅可還康健否，」俠女上官貞心裏一騰，暗想這可奇怪，怎麼他也認識我爹爹麼。順口答道，「託于老伯的福，這于字姓又是誰？」俠女上官貞只道可再說說麼？」上官貞這時忽然想起，老父臨行曾和我說了一通話，我當時聽了，心裏也不及等待我回去，父女永別，我將來孤苦無依之下，只有老伯伯在此身傍，過日子去頗有不便，叫我在無投無奔之下，可以趕奔陝西省，澄城縣，李家溝教我的伯伯家去，他在那裏自然能收留我，自己平常時隨到父親家去，取些金銀簪子，說定了鄉道不至於就沒有了救星，自己要盡全力趕奔大首回公直說，去取其路并涉，怎麼也把我父親的命救了，他說將來自己投奔華陰縣，伯伯家去，自己始管沒放在心裏，可是父親說這話時十分鄭重，並且告訴我此人脾性各別，頗難講話，倘若不肯收留，又再尋別處，叫孫同德說，「三林塘那件未了的事，可還記得麼？」明明和當家三林同歸時，只說去拿子帥的去，他定能收留下，雖然父親說得鄭重，或自己不肯收留，總管這事放在心裏，焉想到今夜在天門山竟會遇到他，他這日來到這裏，原來是替孫同德，叫他一回，立刻請了回來，恭敬敬說道，「你老伯伯實氣胸胸，這女真是奇人，你這會知你在這裏相見，」說着話，立刻跪在子川面前行禮，這位殘廢人怪忙站起，向傍閃了閃說道，「姑娘你不要多禮，我今夜也是萬分驚喜，我們弟兄隔別這些年，音信也斷了，我竟不知道他蹤跡遠馳

山，我來到天門山也是好多年了，可是也難說。我到這裏後，隱跡潛踪，不敢和武林同道往來，又誰會知道我，歐陽志這老頭子，我們也是天門山才會上的，姑娘你先請坐，我很願意知道你們的詳細情形，寧不知瞞，你沒到這裏來我也知道了信息，可是不敢確認你是我師弟之女，歐陽志一心助你，完成孝道，我喜到這種信息，更是關心，不過我們師兄弟間，這些年音信已闕，我怕姑娘尚不知有這麼個師伯，你父親也勞煩呢。」上官貞心想既然知道了我的來路，就應推誠相見，若和我沒多大關係，你們雖裝作不認識，我又能怎樣，看起來歐陽志這死老頭子，在天門山中不作些什麼勾當，所以舉動這麼詭密，只是你們全比自己長一輩，不敢少露懷疑怠慢之意，落座之後，遂向這位子師伯道：「師伯的大名，侄女以前還是真沒聽家父說過」，這位子子川不等俠女說完，從旁答道：「我還不願意他再提到這個師兄，我這辱及師門的人，就是舊日一般同門師友，我實不願意了，可是姑娘你不要誤會你這個師伯，且格可不少差，只是誤遭逢的事，提起來於師父太以無光」，說到這，他不再言語。上官貞道：「家父這次被鐵佛寺岩空和尚所傷，自己恐怕不易脫身這場大難，萬一他將來撒手人寰，侄女無依無靠時，教我投奔素不相識的師伯，這才說出師伯姓名，和家鄉住處」，子子川聽到這，向上官貞問道：「哦，這是你父親的意思，你一個年青的姑娘，數千里投奔我去，准知道我能收留

你麼，你父親給你寫出信件來沒有一，俠女上官貞道：「家父受傷已不能動轉，那裏還能提筆寫信。」于子川道：「饒幸，唐唐，一個年輕姑娘交弄一個素不相識的人，以何爲憑呢？」俠女上官貞噙着嘴，說道：「憑你倒有，侄女覺着不過沒有用的兩句話，侄女想家父在受傷之後，神智不清，恐怕他所說的不見得就是有用的話，如今竟在這裏見着師伯，侄女這裏不願意再說那沒用的話了。」這于子川却帶着很注意神情向俠女上官貞問道：「不見得沒有用吧，你講出來我聽聽。」俠女上官貞道：「侄女說出來，師伯不要見怪才好，家父叫我向你老說，「三林塘那件事了的事，可還記得麼，」俠女這兩句話出口，這位于子川哈哈一陣狂笑，却扭頭向這一日金刀鐘兩江歐陽志說道：「你懂得嗎？」歐陽志見他笑聲有異，正色答道：「我非其中人，焉知其中事？」于子川向俠女上官貞道：「姑娘你那裏曉得，你父親說的不是閑話，十分有用」，說到這，把他長衫撩起，露出他這條斷腿來，這條左腿齊到膝蓋下截去，連那中衣在左腿那邊也是半條褲腿。把這半截裹起，于子川指着自己這腿說道：「三林塘的事，我那會忘，你回去時，告訴你父親，我落到這樣，了的事焉能不了全完了，是恩，是怨，一筆勾消，我來到天門山，我願意在這裏把我這殘廢人埋在這裏，於願已足」，俠女上官貞見這位于師伯說這話時，變顏色，臉上十分難看，知道他落成這種殘廢，定有一場淒慘的事

情，此時被自己提起來，觸起他的傷心。上官貞雖然是十分懷疑這種事，可不敢問。那于子川又向俠女上官貞道：「姑娘你聽到我這種事，定然十分不解，是怎樣一件事。姑娘你到大竹山來助你行程，救我師弟，我和你一樣關心，他在玉龍山待救，我豈肯說這些沒用的事就誤你的路程。可是妳安心歇息一天，我帶他們預備些飲食，你緩緩是了精神，我這裏有一匹駿馬，雖不是千里駒，但尋平常日子再沒有比牠腳程快的，一天能走七八百里，天明後上路。因為天沒亮這種牲口你騎不了，我准保你明天早晨趕到大竹山，倘能到那裏順利見着金銜親軍，把九轉丹砂到手，你在兩天夜間天不亮，你能趕到玉龍山，可是我得指給你條道路，所走這條山道，空裏間萬萬走不得，趁這時我把我的事說與姑娘聽，更免得我這歐陽賢弟他時時惦記着查問我這種隱情，這豈不是一舉兩得麼」，上官貞忙站起來答道：「師伯能助侄女早日起到大竹山，能把家父性命救了。侄女一生不敢忘師伯的大德」，于子川嘆息了一聲道：「姑娘你休和我講這種話，我現在已成殘廢人，我不是方才和你說這，江湖恩怨我是一言勾消，我全不敢想了，師伯對你這這點小忙，你就要一生不忘大德，我輩作真人，你說這話豈不教我痛心麼」，俠女上官貞心想，我今夜所遇可是我平生以來最奇的事了。那名鎮江湖的一口金刀歐陽志和盧金娘隨跡天門山。也是帶着一份不可告人的事，意外又遇上這位子師伯，他更懷着

一肚子難言之痛，怎麼全叫我遇上了。我自己已經夠難過的了，這真成了「傷人對斷腸人」，這時于子川吩咐他兒子于鵬，叫廚房裏趕緊的預備一點夜宵，越快越好，于鵬答應着，出去，這裏細問起上官庸的傷勢，俠女上官貞子細的說與了師伯，于子川道，「姑娘你不要十分擔心，把你的力量盡到，天不絕我等，定然能保着他，只要得到金波觀上的丹砂，不止於救了命，好的還快，這一整大全不用」，俠女上官貞道，「但願如師伯的意，那是侄女之福了，說話間，于鵬已經帶着一個家人進來，把裏面桌子，椅子安放好，盃箸全擺上，這種夜宵開上來，雖沒有什麼珍饈美味，可是這種山居菜肴裏是別饒風味，一同落坐之後，于鵬拿着酒盃，先給歐陽志滿了一大盃，舉着盃看看他父親遲疑着不敢給上官貞斟，于子川道，「你不必讓你師姐，我這人是不客氣的，我太極派這一門中，錯非到我這般年紀，誰敢那麼放肆，飲酒是本門禁忌，何況他是一個女孩子家，更不宜飲酒誤事」，上官貞忙答道，「師伯說得極是，家父雖然也好飲幾杯，但從來不許沾唇，師伯和歐陽老伯請隨便喝吧，侄女不陪，我倒要擾師伯的飯呢」，這時于鵬也給他父親滿了一大杯，于子川把酒杯端起向歐陽志道，「你一心計算我這酒釀陳年佳釀，今夜我叫你盡性如何」，歐陽志哈哈笑道，「主人這麼慷慨，我那能拂你的盛情，來咱們先乾三杯」，這時歐陽志見這位少主人于鵬也坐在下首，這位于子川向俠女上官貞道，

「我這當年的事，連你師傅弟子聽我始終沒告訴他，他不斷的追問我，這條左腿倒是被什麼人所傷，落成這樣殘廢，既有兒子不能替父報仇，有什麼臉面見人呢，我聽他問時，不拿拿出作父親的破風不準他過問，就是用一片假話來騙他，只說仇家已然破了結了，可是每每提起這事，叫我于子川痛心已極，這件事叫我怎麼對他講，現在居然知道我這上官師弟尚在人間，我這怪女又在這裏相遇，我們全是這般年歲的人，雖說是死生由命，富貴在天，可是黃泉路上沒老少，誰也保不定這生死二字，何況我上官師弟隱跡玉龍，尚遇到這場禍事，所謂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我知道人世上能叫我活到幾時，我藏在心中這些年心事，遇到可以說的人，我怎好不明白的講出來，也教後人給我個公道，我跟上官庸師弟是親師兄弟，我們老恩師是華陰縣南鄉鷄鳴驛太極名家夏久峯，我恩師那身功夫得自河南陳家溝子太極拳開派人陳清平所傳，所以他的太極拳奇門十三劍，全是太極門嫡傳，我們師兄弟五人，大師兄胡昭武，我在師門爲二弟子，上官庸師弟是三弟子，四弟子名叫袁尚仁，五弟子名叫趙玉堂，我恩師在鷄鳴驛傳授藝，他老人家可不是指着教徒弟吃飯，老人家頗有些田產，老夫和二人，只有一個姑娘，名叫夏金英，老夫膝下無子，只有這個愛女，所以愛如掌珠，自己的一身功夫也完全教與我的師妹——于子川說到這，看了看兒子于鵬向他說道：「也就是你的母親」

這話出口，于鵬十分驚異，上官貞聽着也覺詫異，歐陽志更舉着酒杯，兩眼注視他道：「原來你是娶得師妹，他還有一身絕頂的功夫，這我怎會不知道？」于子川道：「并非今夜，有誰人知道她的出身，她家中人已經全沒有了，我更不願提當年的舊事，說起來徒惹傷心。」

第二章 煉堅貞羽士賜靈丹

我恩師夏九峯，對於我這師妹終身頗費心機，我們的年歲和我這師妹全不差上下，我們在師門學藝，雖然和這師妹一處練功夫，誰也不敢少有放肆，我恩師這時已存心想在門弟子中選擇一人，作他的子培，養生送死，老夫婦也就有了依靠，只是那時我們師兄弟中，只有我最為恩師注意，因為我家住在瀋陽，李家灣，又是本鄉本里，和師父所住的鷄鳴驛不過幾十里遠，我的家世清白，並且頗有田產，我恩師無形中就一心一意的想叫我在功夫練成之後，把師妹夏金英許配給我，那知我大師兄胡昭武，竟懷了惡念，他不止於想要謀奪師妹，他更慚念師父家中的絕戶產，他一心想入財兩得，不過師父嫌他的年歲比我師妹大得多，更因為性情有些偏僻，家中門戶也太低，無論如何，不願意把師妹給他，暗中他對我竟存了嫉妬仇視之心，暗中只有我這三師弟上官庸，和四

師弟袁尚言全從中勸導，勸他不要心，竟和我五師弟趙天龍合在一起，勸他認謀，不過那時武功沒練成，師父心意已決，可是在我們沒出沒離開師門，不願意把這件事發露出來，恐怕落到外面的閑言閑語，於師父的父安面上全不好看，要等待我們出山之後，再領出朋友來，主持這件事，只是事情可就由不得他了，這種事最是難說，師妹袁含英雖是女流，秉承家訓，十分規矩，沒有一點越禮的行爲，可是把她終身許配給我，他已知道這種少女的心情，有的時候，不由自主的就要流露出厚薄來，我們師兄第五人，最是住在師父家中，這種日子一長，難免對我有處心之意，可是我今夜講這話，對得起天地鬼神，我們那時心懷坦白，絕沒有一點私情，可是大帥兄胡昭武，他既存了惡念，一點細微的事，看到他眼中，他全有不能容忍之意，對我仇視越發的厲害，漸漸的敢佈來不好聽的話，來逼迫的師妹不肯下場子練功夫了，我也要離開師門，以防物議，可是這種情形，被我恩師夏九峯知道了，師父師母深知我們全是守禮安分的人，明白胡昭武懷着惡心，生了惡念，師父一怒之下，請來自個至近的朋友，當着大家宣佈把我師妹許給我，等我出藝之後，教我稟明家中，擇吉完婚，這一來算是當着這門的後，我的這個大帥兄胡昭武，幾乎氣死，就在師父宣佈婚約的那一會，我們全昇是出離師門，那知道胡昭武和我

五師弟趙玉堂，暗定奸計，在我離開鴛鴦驛回家的途中，走在三林塘地方，胡昭武和趙玉堂兩人，提著兵刃把我截住，他們帶著筆硯紙硯，就在樹林裏，勒令我給師父寫退婚書，措辭是一個富家子弟不願意娶教場子女兒，沒出藝時礙着師父情面，更懼怕着師父威嚴不敢當面拒絕現在離開師父，所以趕緊的通知師父，給師妹另行擇配，我至死不承認這門親事，他們威逼我叫我這樣寫，把信交給他們，更得答應從此不再到鴛鴦驛，並且對天發誓，放我回家，不按着他們說的辦，定要把我立時毀在三林塘，絕不叫我再逃得活命，你們想，我于子川也是一個堂堂男子漢，豈能承認這種威迫，我情知大師兄和五師弟又全拿着兵刃，合力的對付我，我赤手空拳，那會不遭他們的毒手，可是我當時顧不得許多，寧可死在他們手中，絕不能承認他們這種欺壓，翻臉之後，動起手來，我雖然本領不差，功夫不弱，可是赤手空拳，一個人那是兩個人的對手漸漸的竟要毀在他兩入手內，右臂左膀已被他們全砍傷，在這種危急之下我師弟上官庸竟自趕了來竟也和他兩人翻了臉，我師弟亮劍動手，我有了這個幫助，竟把趙玉堂的刀也奪過來胡昭武已帶傷逃走，我當時氣憤之餘，以同門師兄弟竟鬧出這種骨肉自殘來，且又牽制着師父一生的名節，我幾乎要橫刀自刎，是我上官庸師弟勸着我，叫我趕緊回家，索性別再遲延叫我稟明父母之後，趕緊定婚，迎娶，大師兄沒有指望了，她自然把這種惡念也消滅，我

聽從上官庸師弟的勸告，這才回到家中，我沒敢提師兄這件事，稟明了父母，遂在轉過年來，和師妹夏金英定婚，我上官師弟從三林塘分手之後，回轉江南，我們再也沒見面，我師父因為沒有兒子，只這麼個姑娘，所以我們夫婦是常常住在鷄鳴驛，一來是解師父師母的寂寞，二來我也可以跟師父多練些功夫，也是我一時不謹慎，竟把三林塘師弟發生的事，口角間露出來老夫婦聽到這種情形，是教徒弟所得的結果，師父為人更是十分耿直，這件事放不下去，更聽到風言風語，胡昭武回到他家鄉之後，更放狂言，早晚還要找我，師父傷心奮怒之下，一病不起，不到一年，老夫婦相繼去世，我家中自己家業雖不十分富厚，但是可以說是豐衣足食，我想到大師兄胡昭武和五師弟趙玉堂，全是一心惦記着絕戶產，我們雖打好了主意，把師父家中所有的田產，變賣淨盡，豐富的給他老人家料理完了喪事，修整了墳墓剩下的錢，完全散給貧窮的鄉鄰。我們是寸草不結，夫婦一同回轉季家灣，我們的家中，像這樣也是對得起我師兄弟了，娶我師妹又不是我的主張，那知我那大師兄和五師弟，隔了多年功夫，終又找到季家灣，在一個深夜中，我們夫婦幾乎全遭了他的毒手，拚命鬥爭之下，我這條左腿受了重傷，可是大師兄胡昭武已被我給了一掌，你師伯且更賞了他一丈極珠，師弟趙玉堂，被這位夫人一袖箭打瞎左眼，歐陽志哼了一聲道，「怎麼還給他們留情，我就沒有那麼忍性，我絕不肯

留他，那麼華陰縣你就不想回去了，」于子川道，「那大約在我死之後恩怨全消」，他
想回故土，任憑他，我到不管了，」上官貞道，「師伯也不要這麼想，隔了這麼些年，
那位胡師伯或許也有回心轉意的時候，全到了這般年歲，我看是可以把過去的事全忘掉
了，」于子川道，「不見得吧，」上官貞道「世事如秋雲，變幻無常，也難逆料，就如
我父親這場禍事，誰又想到呢，」于子川道，「我上官師弟倒是爲得什麼跟這少林僧結
仇，」上官貞搖頭道，「事情非常離奇，實在是意料之外，遮山與這少林僧相遇，不過
因爲幾句閑話，動起手來，直到被他掌傷之下，我父親才覺察出，這少林僧是早蓄惡念
，他似對我父親有什麼難解之仇，才這麼下毒手，不過家父和他素不相識，受傷之後依
然想不起倒是個什麼原由，到現在也是真像不明，」于子川道，「這就奇了，那麼你到
大竹山求藥，把我師弟交與何人，」上官貞道，「只有忠靈和共的老家人焦義照顧着，
」于子川道，「那怎麼成，倘若再生意外，豈不要束手毀在人家手內，」上官貞道，「
不妨事，少林僧所傷在家父的掌下了，非十天半月，他大約不致再找我們來，」于子川
點點頭，這時俠女上官貞已然把筷子放下，歐陽志道，「姑娘，你這可跟我過意不去，
我們這酒興正濃，這個客齋主人，他正好找這台階，把他的好酒留着自用，」于子川道
，「你不要胡說了，上官姑娘是我們的晚輩，我這時心裏正不滿意你，連這酒全是多給

你嗎，你把上官姑娘引到家中，一路上叫姑娘着了多少急，你還像個老前輩樣子麼，連你那位母夜叉也不夠格，一個老伯母身份，雖然要瞻仰人家太極門中的手法，也不許那樣對付人家，更倒退過十年去，你欺負了我門中的晚輩，我早就與問罪之師了，」歐陽志哈哈大笑道，「你吓人的胆子，這你就快架架拐了，你是想連那條腿也不安了，連我全不敢惹他，回頭我給你個搬動搬動是非，我看你有什么麼本領來搆他，」于子川道，「難爲你真不嫌難看，這大的年紀，還這樣怕他，我正嫌一支拐一邊沉，再配一支倒拐好，你盡管叫他前來，」說到這，哈哈大笑，上官真見這位子師伯有些解意，遂向于子川道，「師伯，侄女因為深夜來到這裏，不敢冒然請求，可否令我拜見我伯母，」于子川道，「他麼，沒在家呢，等你父親好了再來天門山，再和他相見吧，」上官真聽着這話，全十分離奇，話裏話外，隱居天門山，絕不至於吧，已竟全是這般年歲的人，何況我也是女孩子家，他有什么麼見不得我，我看他兩家人住在這裏，明面說再不招惹是非，我想未必是這樣，他們或者在天門山一帶，還有別的行爲也未可知，不過按他兩人這種行動氣派，絕不會是人歧途，或者還計謀沒放下那行俠作義的舉動，不過行藏謹慎，不願被人知道就是了，自己也只好隨口答應着，再來拜見伯母，這時天已經快亮了，紙窗上已透進曉色，上官真遂向于子川歐陽志道，「歐陽志伯，于師伯，侄女不敢再就攔

了，這就跟老人家告辭，家父倘能得救，侄女再來求伯父們教訓，」于子川道，「好吧，師弟的傷勢要緊，我不留你了，我這匹馬你騎回玉龍山先不必送來，只好好替我喂養着，等到你父親傷癒好了之後，你父親要是願意還看看這未死的師兄，就請他來一趟，或者他暫時不願意離開玉龍山那也由他，姑娘你要再來一趟，我還要知道知道那少林僧是否留在玉龍山或者是已經逃向別處，如有用我們之處，只管來送信，我這殘廢人雖是沒有多大用處，但是你伯母和你師弟子鵬，跟我歐陽志老朋友，是能助你父一臂之力，我們是沒有客氣的，我只這樣囑咐你，聽不聽全在你，」歐陽志一旁笑道，「這點酒真不好喝，你繞着脖子叫我還眼，硬給我攆買賣，只不過人家未必願意照顧我呢，」上官貞忙的萬福躬身道，「歐陽老伯，你老太謙了，我父女勢孤力薄，呼喚無人，家父的事，不能算了，此後或者就許請歐陽老伯仗義相助，若蒙老伯肯幫我們的忙，是我們求之不得的事，那還能說不肯照顧呢，」歐陽志忙笑着說道，「上官姑娘，你不要聽我這套，我們老弟兄玩笑了，別說還是江湖道義之交，就是素不相識，看到姑娘你這種孝行，我們全應當拔刀相助，何況我們有這種淵源，更是義不容辭了。」一邊說着一同往外走着，于子川架着鐵拐，却向于鵬說，「去頭裏看看去，他們把馬備好了麼？」于鵬趕緊頭裏跑出去，這裏上官貞隨着兩位老人家，順着院中的花徑轉奔宅子的西邊，繞過

一片菓木樹，靠西牆下有一座馬棚，遠遠的已看見從馬棚裏索出一匹馬來，那匹馬馬伏不住的嗚吡着，于子川雖然是架着鐵拐，却很快的竄到頭裏，那匹牲口却希希聿聿長嘶起來，好似迎接他主人，這時使女上官貞，眼睜陽志也走近了，上官貞已竟看到這匹馬，竟是一匹不常見的駿馬，通身雪白的毛，馬鬃黑的，馬尾也是黑的，除這兩段再沒別的雜毛，這種牲口輕易見不着，那于子川竟從牲口旁伸手撫摸這一陣，那牲口却很馴順的站在那不再掙扎，上官貞來到于子川面前，說道，「伯父，竟然有這麼一匹寶馬，真是難得，更兼在江南地面，養馬的主兒又少，那牲口，這種毛色，是可以入譜了，」于子川道，「姑娘你對於牲口倒很明白呢，你知道他叫什麼名字，」上官貞想了想說道，「師伯這匹馬好認，大約叫烏鬃黑尾駒吧，」于子川點點頭道，「不錯，正是這個名字，不過這匹馬還不夠十成的魄力，真正的馬上這種名目的，這種烏鬃和馬尾還得長，這匹牲口從出太陽，到落太陽，是可以有七百里的腳程，不滿誰敢叫它把力用盡了，現在你去大竹山，正好試一番，」使女上官貞道：「多謝師伯成全侄女，不過侄女的騎術不精，恐怕要把這匹牲口糟踐了，」那使女對得也師伯，「于子川道，「上官姑娘，這話不許對我講，是人命重，還是這匹駿馬重，我雖然愛他如同愛我性命一樣，但是我于子川的性命，却是我師弟給我留到今天，我難道用這匹烏鬃黑尾駒，保我師弟的性命

還不值得麼，」俠女上官貞忙答道：「侄女失言了，」于子川說道：「大竹山回去之後，我只盼我師弟能夠把傷痕醫好，我們或許還有相見之時，現時不必耽擱，你趕緊走吧，」那于鵬從馬夫手中把韁繩接過來，向俠女上官貞道：「師姐，你到門外上馬吧，」上官貞要自己接韁繩，于子川道：「上官姑娘，不必和他客氣，」于鵬牽着牲口頭裏走出來，于子川，歐陽志，全跟着往外送。俠女上官貞道：「師伯，和歐陽老伯，難道還送侄女麼，兩位老人家請回去吧，」歐陽志一旁說道：「你這師伯看你的騎術如何，」于子川看了他一眼，上官貞明白師伯有些不放心，由坡上，俠女上官貞來到近前，向于鵬道：「有勞師弟，」伸手把韁繩接過來，回身向師伯于子川和歐陽志說了聲：「侄女告辭了，左腳脚尖往蹬眼上一點，輕輕的一按馬鞍子，這種牲口可真是不好騎，它不等你身軀穩住了，四蹄已經放開，上官貞已經飛身落到馬鞍子上，可是腳上有力量，往鞍子上落的極輕，右腳也找蹬眼內，把韁繩往裏一帶，這匹烏鬃黑尾駒在山坡上一個盤旋，俠女上官貞招呼了聲：「老伯們請回去吧，再見了，」更向站在山坡上的于鵬招呼聲：「師弟，我們過幾日見了，」說話聲中，這匹駿馬已經把四蹄放開，順着山坡走下去，展眼間已經穿過楓樹坡，于子川不住的點頭，歐陽志却帶笑說道：「你不要眼空四海，目中無人，後生可畏，你看年輕的裏頭，盡有一般好身手哩，這你可放了心吧，」于子川恨

聲說道，「我對於你可真教沒辦法，你往後這麼放肆，非要碰釘子不可，既然我是有心看看她馬上的功夫，你也不許說出來，幸虧我們是一個門戶中人，這要是稍疏遠的，豈不被你這個話給我把人得罪了，老酒鬼，你是該受罰，」歐陽志哈哈大笑道，「我這人胸無城府，心裏有什麼說什麼，不像你狡詐多謀，要是明白的，得交我這種人，絕不交你呢，」這兩位老弟兄只是這麼口角着，于鵬是在旁看着好笑，隨着兩位老人家的身後，走進了院中，于鵬把門掩好，他們全進屋去，暫且按下他們這裏不提，且說俠女上官貞，離開楓樹坡，沿着前面這條山道，往西南走下來，走出沒多遠，天已然快亮了，這裏的楓樹頗多，沿着山道一帶，自然生長的，天光才亮，後山中的景色別有一種氣象，這匹烏鬃墨尾駒奔馳在山道中，矯捷異常，登山越嶺，真夠快的，上官貞暗暗慶幸，想不到的，意外的竟遇到師伯于子川，借給自己這匹寶馬，看起來父親是命不該絕，疾走如飛的到了已時左右，漸漸的見到沿山一帶，有許多人家，自己知道是快出山了，把牲口稍微的攔慢了，只是上官貞這繩繫束，和她所騎的這匹駿馬，十分扎眼，任憑誰看到眼中，也認為是不常見的人物，到午時左右，已出了天門山，經過一個大鎮店，在這裏打尖歇息，打聽道路，這裏正是中陽鎮，預計到大竹山，還有不到三百里，把牲口在這裏喂足了，歇息了一刻，不敢儘自攔攔，趕緊起身，鎮店中車馬行人太多，更因為這

匹牲口自己還是初次騎牠，恐怕攏不住牲，在鎮店裏不敢上馬，牽着它往外走來，這條街足有二里地長，上官貞不敢上牲口，人家可有敢在這街道騎牲口的，正往前走，耳中突聽身後蹄聲凌亂，上官貞回頭一看，見從身後十幾丈外，衝過兩匹牲口來，他們的馬騎的還是真快，襠裏和韁繩上還是真有功夫，左右閃避着行人，這種街道放開牲口疾馳，教人看着心驚，上官貞趕緊把自己的牲口往旁一領，讓開道路，這兩匹牲口已經到了，竟自和上官貞一錯功夫，馬上這兩個人向上官貞打了一眼，上官貞見這兩個人全是二十多歲的年紀，身手矯捷，穿着一身短衣，眉目間看出不是什麼正當人，剎那間已從面前過去，上官貞也沒理會他們，瞬眼間，這兩匹牲口已衝出中陽鎮，來到鎮店口外，上官貞也飛身上馬，從中陽鎮緊趕下來，走了一個多時辰，前邊又是一片高山阻路，上官貞又把牲口放進山路，穿山而行，可是這條道路比較着天門山，尤其是荒僻，只有進山口的地方，見了幾處出居的人家，行往裏去，再也看不到人家，上官貞心想，自己要盡這平日內的力量，趕到大竹山，金霞觀，在路上是毫不耽擱，只是走在山道裏，可慢了許多，因為山道高低起伏，盤旋曲折，上官貞也不放在心上，走出來有四五十里地，遠遠的望見迎面一道山峯，是偏着右邊，這道山峯是很長，綿延出有好幾十丈去，左邊却是一道很長的山澗，山道倒不算窄，有五六丈寬，不過這種地方實不得不加一番小心，因

爲這種牲口，脚程快，烈性也大，一個韁繩持不好，平坦的道路還沒有什麼，山道稍有坎坷，馬走的太疾了就容易出危險，上官貞緊自小心着，更得提防着牲口岔眼，已竟到了這條山澗旁，忽聽得山峯上突起了一聲胡哨，上官貞一驚，還不明是有家緣盜在此盤聚，我只怕要逃不出這段險地了，這種地方，任你有多大本領，也不易施展，可是細察峯頭，又看不見匪徒的踪跡了，這眼前最奇險的莫左側這道大山澗，左邊是高插天空的峯巔，只有默禱着上天護佑，教我過了這段山澗，我就算逃得活命了，緊張提防，手裏抓住了韁繩，往前又出來一箭多地，幸而把這段險地完全過來，眼中已然望到前面的山口，俠女上官貞精神一振，把烏鬃黑尾駒的韁繩一抖，往山口這邊直衝過來，耳中可聽到山峯上胡哨連唱，上官貞這匹牲口踏踏石頭道，鐵蹄翻騰，直衝出口，靠斜坡下一排小樹後恍惚似有一人，上官貞馬走的太快，不暇細辨。那知牲口往前順斜坡疾馳中，突然橫着山道一條長繩抖起，地三尺高，正絆馬腿，上官貞猛然往起一提韁繩，兩腿用力往馬腹上一扣，這匹寶馬竟自四蹄一登，縱了出去。竟闖下山坡，身後胡哨吱吱連響，一個匪徒竟自從山巒下竄出去，望到首影，是一個彪形大漢，上官貞雖則沒被他們用繩索絆倒，可明知是不易脫身了，遂趕緊把牲口勒住，果然前面道旁又竄出兩個匪徒，把道路一橫，內中一個竟自發話道，「小妮子你倒真有兩下子，沒別的，乾脆的

把牲口給我們留下，放你過去，你們男兒有離開天門山的時候，該看我們弟兄趁心如願，還叫我們費事麼？」說話的這個正是絆馬繩的彪形大漢，上官貞娥眉一蹙，厲聲喝道：「胆大狂徒瞎了你們狗眼，不認識人難道不認識牲口麼？」手一揮，竟向那馬一擲，有幾個腦袋敢動，這個彪形大漢把那條絆馬繩，向山道右邊繫繩子的那顆樹杈子擡過去，冷笑一聲道：「若不是手癩子的烏鬃墨尾駒，也值不得我們弟兄費這麼大事了，二太爺們全是江湖上好朋友，不欺負你這年輕輕的女流，痛快的講，別找難看，直等我們動手麼？」上官貞怒沖沖說道：「要我這匹牲口不難，你上官姑娘可不能這麼給你，你們要是真夠得上江湖上的好朋友，你們看！」說到這，用手一指自己右肩頭說道：「你們只要勝了我這口劍，我雙手奉送」，那彪形大漢哈哈一笑道：「你真叫不要臉，二太爺們好意說給你，我們只認牲口不認人，你非要拿命換不可，連你留下這不容易麼？」他伸手拉刀，上官貞一聽他的話風，就知道要毆，匆促間，把烏鬃墨尾駒，往山道傍一滾，有一顆小樹，探出一根樹杈子來，不及收拾，把韁繩子往樹杈子一拋，牲口攔得住，攔不住不能管了，伸手撒劍，那匪徒已竟追過來，向上官貞背就是一刀，上官貞往下一伏身，刀從頭頂上過去，往起一長身，掌中劍隨着左手劍訣往兩下一分，向這匪徒的腿上削去，這匪徒往山坡下一縱身，喝聲小妮子你下來，這裏地方寬闊，上官貞腳下一點

山坡，已竟騰身飛縱下來，這匪徒把上官貞誘下山坡，他把刀法施展開，把上官貞拌住，口中却喊了聲，弟兄們還不動手等什麼，這一來，那三名匪徒飛縱過來，兩名來把上官貞團團圍住，另一名身形瘦小的匪黨，縱越很快，他竟撲上了山坡，把那匹烏鬃墨尾駒搶到手中，騰身躍上馬背，他竟在馬的後跨上拍了一刀，這匹烏鬃墨尾駒奔着山坡下來，俠女上官貞此時真要急死，自己被三個匪徒圍上，無法脫身，眼看着烏鬃墨尾駒被他們劫去，自己漫說是對不起于師伯，沒有臉再見他，並且父親性命也不易保了，可是這種情形下，任憑你急死有什麼用，眼看着牲口已從身旁過去，這三個匪徒手底下全不軟弱，兩口刀一對鐵拐，自己是強自應付，漫說是奪馬，連自己的性命只怕全不易保了，就在這時，馬上匪徒却打了一聲呼哨，俠女自己想到，如若不是他們的敵手，自己也不想再活着，只有橫劍自刎，就在這種危機一髮之間，突然從石邊懸岩上如同飛鳥般墜下一人却喊着，「無恥的強徒，你想要我們的馬，我看你往那裏走」，上官貞在動手之間，不過是眼角一掃，看不真切，只看到是一團黑影，往山坡前一落時，那個彪形大漢的黨徒，竟自哎呀了一聲，把刀扔在山坡上，竄了出來，已被暗器所傷，可是落在山坡的人，免起鬍鬚追了馬上的匪徒，俠女知道遇見救星，精神一振，掌中劍招數一緊，以「織女投梭」式、把那使雙拐的匪徒右肋旁扎傷，就在同時，那條黑影已竟追上那騎馬

的匪徒，相隔還有一丈遠，手一揚連發了兩件暗器，竟把那個劫馬的匪徒打下馬背，他亦跟着飛縱上馬背，把牲口圈回，那受傷的匪黨，呼哨連聲，全撒身竄入荒草荆棘中，尚在和上官貞動手的匪徒，也虛砍了一刀，如飛的逃去，可是上官貞也累得吁吁的直喘，這來人好快的身法，只這剎那時已到了近前，俠女上官貞見來了竟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婦人，一身青色衣裳，畫絹子包頭，身後一口短劍，到了上官貞面前，把烏鬃黑尾駒勒住，翻身下馬，沒等上官貞說話，這婦人却先開口道，「上官姑娘，叫你受驚了，一對醉鬼太以辦好事，那種任情任性的毛病，終死也改不掉，天門山沒有敢和他們嘔氣，他們就忘了，姑娘你得出天門山，不是我趕到，我看這兩個酒鬼有什麼臉活着」，上官貞把寶劍插到劍鞘裏，忙地向這婦女萬福道，「弟子蒙女俠相救，聽你說話頗知弟子的來歷，我要請示女俠的姓名」，這位婦人微笑了笑，一手牽着繩，一手拉着上官貞的手說道，「難怪姑娘你不認識我，我晚回去一步，竟出了這事，你師伯就是我的拙夫」，俠女上官貞驚呼道，「呀，原來是伯母，侄女眼拙」，說着把這位女俠夏金英的手擺脫，忙的往山道上一跪道，「侄女給你老叩頭了」，這位女俠夏金英慌忙的把上官貞扶起說道，「姑娘不要多禮，我十分願意看到你們父女，只是來到天門山，我就恐怕我們當年醜事未了，不過始終也沒有見到我們同門的那兩位師弟，可是我已覺察出有人暗中

要算計我們，至于是他們不敢驟然下手，我爲這件事很擔心，我會和你師伯說過，只是他不信，他總說是除非我們的大師兄前來，別的江湖道他就沒有那種胆量，敢和姓于的作對手，他並且認爲只一個金刀鎮兩江歐陽志夫婦，住在天門山，就可鎮服一切，我沒得着真憑實據，那好和他拚扛，今天趕回去，姑娘你剛走，我一聽你騎着烏鬃黑尾駒，就知事情要糟，離開天門山要有是非，我才緊趕了來，把我累了一個好的，還算不錯，總算沒叫他們討了好去，多少給了他們一點顏色看」，俠女上官貞道，「伯母這樣對侄女關心，教我感恩不盡，若不是伯母這陣趕到，我幾乎落到匪黨手中，我師伯一番好意，成全我父女，我倘若把這匹烏鬃黑尾駒失落了，侄女救不了父親的命，更把我師伯的威名也斷送了，現在思起來真是不寒而慄」，女俠夏金英微微冷笑道，「你不必自己報怨自己，這件事完全怨他們看得太大意了，目中無人，才有這次意外侵襲，姑娘你饒沒得他幫忙，反被所累呢，現在不要耽擱，你放心趕奔金霞觀」，俠女上官貞道，「這裏是什麼地方，侄女尚不知道，離着大竹山金霞觀還有幾遠」，夏金英道，「這裏已經是大竹山的山脈，那座大竹山綿延數百里，這個地方名曰半壁寨，長蛇澗，這是一個險要的地方，大約再有一百五六十里就到了，順着山道走出去，前面有一段地方，山道斷開，可是你方向不要錯了，只奔西南走，有十里里，那裏有一個大市鎮，再過去就

是大竹山正式的山道，入山口的地方，可不是一處，沿着山坡有十幾株龍爪槐的就是正式山道，順着那山道走，有轉折的地方，只往北轉，不得往南轉，仍然找奔西邊道路，不會走錯的，你緊趕一程，大概大竹山一帶不至再有差錯，方才這般賊子，已被我警戒過，短短的時間內，他們不敢再來，我們有閒工夫時再談，你趕緊上馬去吧，俠女上官貞對於這位師伯母所囑咐的話，默默記着，拜別了夏金英，牽着這匹烏鬃黑尾駒，順着山坡走出來，走出沒老遠去，這位夏金英已經翻上這山的半山腰，上官貞知道她不肯在山道上慢慢走，要檢那人踪不到之處，施展輕身的功夫趕回去，自己回頭遠遠的看她，夏金英便向這邊揮了揮手，一翻身，輕輕一縱，已竟隱入半山的林木中，再看不見一點踪跡，上官貞也跟着搬鞍上馬，按照夏金英所指的道路線毫不敢耽擱，如飛般的趕上來，因為夏金英說得路徑仔細，路上毫不費事，不到一個時辰，已竟入了大竹山正式的山道，策馬如飛，往前緊趕，可是上官貞中途上這一耽擱，時候可就很大，這一入大竹山，雖然是通行的山道，可是好雄壯的山勢，層出萬狀，高峯插雲，峯連峯，嶺接嶺，要是沒有這條寬大的山道，你真就不敢放開牲口急馳，一個道路走差，這種山道，要是困在裏面，就許在這山裏呆個一天兩天的，沿路上倒是不斷的有客人，肩輿，並且橫着的山道，還很多，走個一二十里，就有岔路，上官貞謹記着師伯母的囑咐，只往左轉

，不往右邊走，這樣直走了三個多時辰，遇到了行路的和山裏住的，打聽這金霞觀，全說是不知道，天色可不早了，日已銜山，城裏的天就黑了，父親雖是告訴自己，他這金霞觀附近的地方，名叫盤松嶺，可是問道路人，這盤松嶺的地名，更沒有人知道，上官貞十分着急，這山裏比不得官站驛道，無論什麼時候，也可以找那村莊問路借宿，走到這深山裏，我非困在這裏不可，天色越發黑暗起來，雖道路寬闊，依然可以往前趕，但是自己又怕走過了頭，只得把牲口放慢，天色一黑，更見不着行人，自己心想，天沒黑時，在山道上不斷的遇見來往行人，我的牲口快，分明進山已竟百餘里，那裏所遇到的客人，他們該如何呢，自己想這情形，就思索不出道理來，這時天色已竟十分黑暗了，道路已不好辨別，雖則還牢牢謹記師伯母的囑咐，不要把道路走錯了，偏是這一帶，縱橫的山道很多，牲口也不敢車騎，下了馬，牽着韁繩，試探着往前走來，好容易盼到星斗出全了，山道裏略可以辨出形勢，找一個高岡的地方，停住了脚步，四下打量一番，好個險要的地方，除了遠遠的峯巒聳立，一片片的山頭也是烟雲圍繞着，日光所及處，遠遠看得東北似有點星星之火，自己心裏寬鬆，這分明是有人家，別管他是做什麼的，好歹我可以跟他打聽道路，趁順着山岡上斜奔這點燈光走來，看着雖沒多遠，但是一直撲過去，相隔足有好幾箭地，但是看的清清楚楚，似有一點星星之光，可是趕到

越走越近，倏然間這點燈光隱去，自己又牽着牲口，不能緊走，因為相離不甚遠，雖然燈光沒有了，但是還能辨別出方向來，一直奔奔才有燈光所在，那知不對了，自己心裏就不大明白，這又是什麼意思，明明的看見這燈光是在西北這一帶，怎麼現在竟轉了地方，在正西有一箭多地外，有一點昏黃之光閃動，自己想了想，還是自己多疑，這也許是臘戶們趁這夜要捕捉什麼野獸也。可知，俠女上官貞，又撲奔這燈光往西走來，好在這道路還不差，和自己的去路不至於錯了，牽着牲口在一處小山崗子上趕過來，自己越發認定這是一羣獵戶無疑，才追過來，那點燈光竟自往南走去，忽然又找不着他的蹤跡，倏又出現，上官貞認定了非追趕上不可，自己順着這盤旋曲折的山道，仍然撲奔這點燈光，可是時隱時現，上官貞好生焦燥，自己沒有這匹牲口，還可以放開手脚緊趕下來，但是牽着這匹烏鬃黑尾駒，無法緊走，遠遠的奔着這燈光往前直走出了一里多地，這點燈光再也不見，上官貞好生詫異，自己暗暗的想着，我就不信有什麼怪異之事，那難道真是什麼鬼火麼，反正現在道路不什麼好走也沒有人可以打聽，我索性奔這燈光隱去的地方走去，倒看他個水落石出，這正所謂蘇高入祖大，上官貞自己有一身武功，更揞着利劍，所以任性的非要仔細看一下子不可，勉強着這匹牲口，可真要把他急死，雖然沒有多高的峯嶺阻路，但是短短的一段不好走的山道，已經累得他身上全見了汗，

又出來半里地，看了看順着山坡西南似有一條小道，不過比較這條道窄一些，不到一丈寬路，並且只就着山勢起伏，斷定的有人常走，這裏車馬不能在這種地方經過，這時月亮已經湧上來，可見這種高峯插雲的地方，錯非月到天空，不能照遍了各處，被峯巒擋着的地方，依然是黑沈沈，陰暗暗，一陣陣山風吹過，草木皆聲，何況這大山竹，更是產生野獸之地，不時聽到了狼狽野狗的聲音，上官貞他所奔的方向，是橫穿這條山道，往南去，眼前是一段較高的山峯，自己忽然有了一線生機，遠遠的望見一個山崗上，樹林掩映中，有一段紅牆，自己心思，雖然沒有那麼容易能找到金霞觀，並且這裏也不像，因為金霞觀是一個極大的廟宇，這山崗是一處小廟的神位，不管他是菴觀寺院，總是佛門弟子清修之地，不能進去的地方，我不進去，我探問道路總還可以，興致致的向河山道上走來，來到附近，果然是一座廟宇，這地方比別處略高，頗為幽靜，來到廟門前，自己把烏鬃黑尾駒拴在了廟門外的樹上，拾頭看了看，廟門上的匾額已經糊塗不清，看不出什麼字樣來，廟門又是虛掩着，並沒有關閉，不知是僧是道，是尼庵，那能冒然走人，遂叩打門環，連拍了好幾次，只是沒人答應，自己好生懷疑，難道這廟中沒有人麼，既然沒有人，廟門為何又虛掩着，又招呼了兩聲，仍然沒有人答應，上官貞只好把門推開，裏面黑沉沉的並沒有一點燈光，心想，這真是怪事，遂走進了門中，

向裏面招呼道，「裏面沒有人麼？」連招呼了兩聲，仍然沒有人答應，月色東昇，站定了仔細辨了辨面前的形勢，見面是一座大殿，看情形隔扇齊整，兩邊配殿裏也沒有什麼破亂情形，這分明有人住的地方，或也許廟中僧人少，全在後面，索性看他個起落出來，遂往後殿走來，才轉過大殿，自己不禁心裏一高興，認爲自己猜測的不差，這裏果然是有人，因爲眼中看到一點燈火之光，順着大殿的西面牆轉過來，後面又是一層殿，殿門的兩扇隔扇虛掩着，微錯一點縫子，從隔扇縫子中透露出一點燈光來，正是迎面神座前玻璃燈發出一點光焰，光焰十分暗淡，可是聽不見一點別的聲音，俠女上官貞遂往殿門前走來，自己本因爲自己是一個女流，現在還沒辨出這廟中是那一種出家人，站在門口，又向裏招呼了一聲，大師傅，我是行路的人，特來寶刹請路，請大師傅們行個方便，話聲沒落下去，裏面叭的一響，上官貞雖然是一身本領，可是也不禁一驚，又等了等，裏面毫無聲息，心想這可是怪事。怎麼既有燈光，竟會無人，看了看這廟的房子，佈置也很華美，這真是怪事，鼓着勇氣，伸手把兩扇隔扇推開，站在門口往裏望時，迎面上供着釋加牟尼佛的神像，神像並不舊，神龕上五供齊全，香爐蠟台擺得好，香爐旁尚放着許多沒有燒的香，這尤其是可怪的事。邁步走進殿中。趕到一看裏面兩邊配塑的泥像，在這昏沉玻璃燈下，已竟是令人有些可怖了，趕到往東邊再一看，俠女上官貞也不

覺毛髮悚然，那邊停着兩口白香檳木，這殿中顯得陰風慘慘，仔細看了看，地上一片一片的好似已竟風乾了的血跡，就在查看之間，忽然身後扇扇的又一聲暴響，似有什麼東西打到上面，這種深山古廟，所看到眼中這種情形，上官貞身上已竟出了冷汗，自己暗叫自己，上官貞，上官貞，莫非你陽壽已盡，你竟被那鬼火引到此處，這就是你葬身之地麼，剛想這，叭的又是一聲，這聲音竟發現在那口檟木旁，上官貞不禁銀牙緊咬，伸手壓劍把，噲的一聲把青鋼劍亮出來，喝聲，「上官姑娘，你是不信這個」，這「個」字出口，嘩哪一聲，玻璃燈一碎，僅有的燈光已滅了，上官貞一擰身，竄出殿外，自己想到既遇到鬼魅，逃也逃不出去，反正是不能活了，難道我陪着父親練就一身本領，就這麼等死麼，索性一翻身，把劍壓在胸前，厲聲喝喊道，「我上官貞千里奔波，來到這裏，是爲得救我父親，人鬼殊途，各不相犯，我就沒做過虧心的事，你想要我命，你出來，上官貞跟你拚了」，這話一出口，只聽得大殿裏哈哈大笑，念了聲，「無量佛，好個胆大的姑娘，」上官貞被這一聲嚇得幾乎倒坐在地上，殿門中竟走出一人，見是一個鬚髮皆白的老道，挽着髮髻，穿着藍道袍，黃絲線，白襪雲鞋，手執佛塵，當門而立，上官貞略一定神，聽他所發的話是活人聲音，自己一咬牙關，往前一縱，掌中劍竟向這老道胸前刺去，這老道用他手中佛塵往外一甩，竟把上官貞的劍撥開，上官貞一劍

刺空，一個盤旋，一翻身「鳳凰旋窩」式，向老道的腰是斬去，這老道往起一縱身，又把這一劍閃開，往上官貞左邊落去，上官貞連遞兩招，全被他閃開，左手劍訣往外一領，右手的劍已然帶回來，往前又一縱身，「玉身投梭」式，青鋼劍又往老道右肋刺去，上官貞此時實在是拚命，這個老道肥大的袍袖往外一甩，上官貞的劍已竟斜扎出去，這老道如一縷青烟，飛上大殿的頂子，上官貞才要作勢往殿頂上追趕時，那老道竟然喝叱道，「小小年紀，人家讓你也就是了，你還想動手麼？」上官貞滿聲喝道，「你到底是人是鬼，講個明白，上官姑娘倒要看你究竟是什麼精靈幻化？」那老道哈哈一笑道，「朗朗乾坤之下，那裏來的鬼魅，你不要侮辱好人，」上官貞越發大怒道，「既非鬼魅，何得有這鬼魅行動，上官姑娘却饒你不得，」殿頂上那老道哈哈一笑道，「你是真佛不拜假佛，放着自已事不去辦，却跑到這荒山野剎，鬼魅潛形的所在，你却埋怨誰來，」俠女上官貞心中一動，卽是道家又是這般年齡的出家人，更有這樣好身手，不由有些懷疑，便問道，「我一個迷途的少女，你這麼戲弄我，是何居心，」那老道士哈哈一笑道，「我要看看姑娘你胆量如何，真不愧名武師之女，」俠女「二字，當之無愧了，」上官貞一聽，他這話風，分明並無惡意，可是他這種舉動實讓自己有些忿忿不平，立刻說道，「道長，請你把你的真意說明，不然我上官貞可要無禮了，你究屬何人，怎竟知

道我是俠女，」那老道飄身而下，却含笑說道，「姑娘，不要多疑，難道你絲毫不認得我了麼，」上官貞道，「我實不認得，」老道士說道，「我正是你所要找的人，金霞觀主李鏡虛，」上官貞一聽，又驚又喜，只是退了一步，說道，「觀主，你真是金霞觀主麼，我怎麼一些辨不出來，」老道長說道，「一別十年，你那還能記得這個口頭師父的像貌，莫說你不認識我，你若不是在那長蛇澗下，和那子癩子的女人夏金英較禮，連我也不認識你了，姑娘你想我在玉龍山見你時，你還是一個小小的女孩子呢，」俠女上官貞在驚喜之下，往地上一跪，自己把父親垂死待救，這一路上重重魔難，以及方才所受驚吓，這些委曲全聚在一處叩着頭竟哭聲說道，「老觀主，可苦死我了，」這位金霞觀主忙用手巾佛塵把上官貞架起，鬮然道，「姑娘可委屈你了，不要悲傷，你不要認爲我身爲記名師父，這般年歲，竟這麼無禮取鬧，我正爲得是用熾火來試鍊你的全身，現在我已竟十分佩服你的正氣足可以蕩魔祛邪，你的孝心是可以感動鬼神，我不要你做記名女弟子，我要叫你做我李鏡虛閉山門前最後的一個徒弟，定叫你這「俠女」二字，名震武林，不枉你拜師一場，」上官貞一聽觀主竟親口答應收自己做女弟子，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把悲哀忿怒立刻丟到九霄雲外，跪倒地上叩頭謝觀主慈悲，金霞觀主李鏡虛竟自含笑，把上官貞拉起，說道，「不必多禮，隨我到金霞觀，擇日要在我們道祖前正式

收你，」俠女上官貞站起來，這位觀主引領着上官貞，往外走，上官貞亦改了稱呼叫了聲，「師父，這到是什麼所在，怎麼我看那殿中還有血跡，」金霞觀主道，「你來的是適逢其會，這座廟名叫祥雲寺，這廟裏的原有僧人，本是清修苦渡，安分守己，不想在數月前，來了一個兇僧，名叫智善和尚，帶有兩個徒弟，竟把這廟中安善的僧人，全害了，把這座廟霸佔了，竟自做起傷天害理的事來，佛門善地，他竟敢藏垢納污，把良家婦女不知毀害有多少，因為地方太以荒僻，沒有人注意他，我是最近才知道的信息，親手把他除掉，逃走了了一個徒弟，是我把虜劫的婦女送回他家鄉，逃走了的徒弟，也被我追到天門山，把他了結了，才趕回來，把姑娘引到這裏，一番試鍊，這才肯定了叫你入我門牆之心，這座廟已然不能留了，污濁地叫他化做土吧，金霞觀主李鐵虛又進了祥雲寺，俠女上官貞不好在這裏等待，只聽自己的這匹烏鬃黑尾駒，竟不知去向，又不好意思向觀主追問，這時祥雲寺內已被這位觀主放火焚燒，這火是一塊起的，連正殿配殿全點着了，烈焰騰空，在那煙火迷漫中，金霞觀主從裏飛縱出來，落在上官貞面前，向上官貞道，「惡魔已除，這把火燒他個干干淨淨，吉祥善地化劫為灰，這可不是我李鏡虛的罪過，咱們走吧」，俠女上官貞遲疑着說道，「師父，那匹烏鬃黑尾駒如何不見，」金霞觀主說道，「不要擔心，自有人替你照管，在我金霞觀附近，說還沒有那麼胆大

匪徒，他敢到這裏妄動我一指」，俠女上官貞遂跟着金霞觀主順着山坡，盤上這所山道，往前走出一里多地，觀主用手一指道，「你看西南那點燈光之火，正是為師的潛修之地，上官貞在星月交輝之下，身倚西南地就是半箇地之外，高懸着一座山崗，上面樹木陰森圍繞着一座大廟，自己晚息自己空自奔波，竟沒找到金霞觀。其實這座廟在這麼顯明的地方，不也很好找嗎，漸漸的走上這座山崗，遠遠的兩盞燈籠迎過來，是兩個十幾歲的小道童，來到近前招呼了聲，「師祖」，兩人肩挽肩引領着，直奔廟門，這金霞觀門前好大的地方，這座廟雖設在這座山崗上，這座山崗也十分奇特，竟沒有別的房屋，完全是這座金霞觀佔據着，這座山崗上面有四五十畝地的地方，廟門前形如一片廣場，儘是那參天的古木圍繞着。山門虛掩，兩個小道童拿着燈籠，走上台階，上官貞借着燈光，看見廟門有「勅建金霞觀」五個金字，把廟門推開上官貞緊隨着觀主走進門來，裏面殿宇輝煌，在這夜間看着更顯得莊嚴肅穆，越過大殿，走進東南角門裏面，有兩位道士走出來，向觀主稽首，金霞觀主向這兩位道士答禮，遂問了聲，「可有人來」，左邊那名道士答道，「飛雲峯齊老居士曾來拜訪，因為觀主不在，他說他的事不能等待，跟着走了，再沒有別人來」，這位老觀主說道，「他走了很好，我實在有些招惹不起他，時時刻刻想拉我走混水，我已是這祖門下弟子，那能儘自管他那些閑帳，上官貞在

身後跟隨，心中暗笑這位觀主，實在話言不由衷，他方才辦了這種行俠作義的事，還沒有一個時辰，就要推得干淨，有誰肯信呢，跟着轉過第二層大殿，後面正是觀主所住的丹房，丹房蓋的非常講究，很寬敞的一道院落，東西牆下種着一片青翠的竹子，在這微風中，星月下，竹影搖曳着，更顯得這院子裏不冷了，北面丹房，余帶走廊，有兩個道童，在那伺候着，把風門已經拉開，引路的兩個小道童，把燈籠息滅，閃在一旁，余霞觀主帶着俠女上官貞走進裏面，上官貞一看丹房中收拾得古雅異常，裏面迎面供着老君像，陳列香爐蠟台，上面擺着經卷，靠西面是觀主打坐之處，一架矮茶几上面，放着一個古銅香爐，後面是一個黃色的棉墩，靠前窗的後牆各有一隻茶几，兩個矮凳，靠東面是一付百古書架隔斷開，一間當中留着一個小門，掛着茶色門帘，余霞觀主在西邊茶几旁落坐，叫上官貞也坐下，先歇息片刻，門外侍立的兩個道童也跟了進來，侍候着觀主淨面獻茶，上官貞還是想着自己那匹牲口，因為是于師伯借用的，只是不敢冒昧的問，還是觀主開口提到這匹駿馬是很難得的，尤其對江南一帶慣騎牲口的人少，這種牲口輕易不易見着，想不到于癩子竟會這匹良馬，上官貞乘機說道，「師父這匹牲口放在那裏，這匹烏鬃黑尾駒腳程雖好，可是性情太烈，不要被它傷了師父們，弟子看看去罷」，余霞觀主微微一笑道，「你不用擔心，你認為我這余霞觀中就沒有治烈馬的麼，

我這觀中還養着兩匹呢，他們自會照應，我有話問你，你此來向我求取丹砂，我總認爲是過於冒險的事，你們死守在玉龍山，就不肯離開一步，有許多武林中人認爲你們父女懷着一分野心，要在玉龍山獨掌太極門，這豈正是招禍之由，我若你只顧得放心大胆出來，倘若再有絲毫風吹草動，你那臥床不起的父親，豈不是束手待斃」，上官貞慘然說道：「事出無奈，弟子也是不得已而爲之，弟子想求師父的慈悲，趕緊賞賜九轉丹砂，我立刻起身趕回玉龍山」，金霞觀主李鏡虛方要答話，忽聽得丹房後面希律律一陣馬嘶之聲，金霞觀主轟然一驚，嘆了一聲，目光一閃，正在仔細辨別後面的聲音，一個小道童慌張的走了進來，向觀主道：「師祖後院馬棚失慎」，上官貞也是一驚，這位老觀主霍然站起，說了聲，「竟會有這賊巧的事，我倒要看個明白」，口中說着已竟縱身到門口闖了出來，俠女上官貞也想着自己的烏鬚黑尾駒，跟隨也趕出來，金霞觀主已竟到了常院中，一轉身騰身竄上丹房屋頂，上官貞接理說：「到這裏，不能放肆，可是自己並不知道奔後面馬棚從那裏走，只好跟蹤竄了上來，見離開丹房不遠，正是一片花園子，靠西北角上煙火騰騰，那裏已竟有好幾個人撲救着，這位老觀主，已竟如飛鳥般撲向後面，上官貞也上跟了來，這後院沒有多大地方，不過花木山石佈置的很是幽雅，相隔稍遠，對於馬棚這裏就看不真切，上官貞雖然緊跟着趕了來，但是自己得穿過花木，若

稍有耽擱，趕到近前，見緊靠廟牆一座馬棚完全燒掉，七八名道士，正在用水撲火，靠山石旁尚有一匹牲口，可是自己的烏鬃黑尾駒竟自踪跡不見，金霞觀主一轉眼間，也不知到那裏去了，上官貞這一急非同小可，向救火道士問觀主在那裏去了，那救火的道士看了看上官貞，知道這是觀主新收的女弟子，遂說道，「那匹寶馬竟被惡徒盜走，觀主發落他去了」，上官貞一聽這種話說的真狂，他不說是追，反說是發落盜馬的人，這正認定他逃不出觀主的掌握，果然這裏烟消火滅後，圍門外一陣鐵蹄翻騰之聲，及門而止，這一般道士們全往後圍門迎去，果然觀主牽着烏鬃黑尾駒走進圍門，俠女上官貞趕忙迎上前來，本觀中的道士們把燈籠也提過來，上官貞去見師父，並沒有怒色，腮邊反帶着笑容，遂說道，「師父你真是飛仙劍俠之流，有這麼大膽的匪人，就有這麼有本領的觀主，黑尾駒失而復得，叫弟子要怎樣感激呢」，金霞觀主並不答話，微笑着點點頭，向上官貞道，「論理這匹馬我不能再管他，有什麼事叫于癩子去辦，這全是他給我勾引來的，我怕你回轉玉龍山惹了大事，辜負了你的孝心，一邊說着把韁繩遞與觀中的道士，叫他們把它牽到前面去照料着，金霞觀主仍然帶着上官貞回轉丹房，落坐之後，金霞觀主此時的神色比方才嚴肅了，俠女上官貞只倒不敢多說話了，這位觀主沉吟了半天，抬起頭來，向上官貞看了看，恨說道，「你那師弟于川，他隱跡大門口，窺孽牽

連，有許多未了事，可是他就只那樣驕狂任性，實在可恨，你說他不怕事，可是他爲何隱跡天門山，分明是躲避他那對頭人，既是這樣，就應該小心提防，事事不能這麼大意，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再說自己本身既然還有對頭人，那能那麼大意，那于膺子他自以爲跟那金刀鎮兩江歐陽志就可以威震天門山，縱有他人也奈何他不得，可是他竟叫你騎這匹寶馬起奔我這裏，這一路上分明是給你師伯掛了招牌，那夏金英自負聰明，他還頗有見地，這只是一件事也叫稍差，匪徒們中途邀劫，他證是把匪徒們逐走，可是他應該除惡務盡，那好再留後患，竟自跟綴了來，叫我這金霞觀跟他現這回眼，上官貞你想我能饒他們麼，這次來人下手他本是爲了你師伯，可是他敢入我金霞觀，我李鏡虛自掌金霞觀以來，就沒有敢到我這裏動一草一木的，我雖然把盜馬這個狂徒弄成殘廢，我留他的活口，叫他自管去攪動他主使之人，和我李鏡虛較量一下，但是我知道他未必敢來，所以江湖上的事，別管是武林中的朋友，江湖上的綠林真正成名的人物好辦，越是這種初出茅廬他反能暗中窺視你，這件事我不能放下，又問你趕緊起身回王龍山，我也要走，我到天門山與于膺子算這本賬，叫他給我個交待，這時上官貞倒不知用什麼話來安慰師父，他的這種性格說什麼定要做什麼，大約和師伯定有一番糾纏，這位老觀主發完了這些牢騷，向外面方喚進一名道人來，吩咐他們趕緊預備一頓齋飯，自

已走向丹房裏間，不一時取出一個小瓷瓶子來，向上官貞道，「這裏有九粒丹砂，你連這瓶子拿去吧，這種藥不能透氣，這九粒丹砂送回玉龍山後，三天的工夫分三次，把他服下去，你父親他只要知道好好調攝，憑這種藥力雖說不能起死回生，但是這種救治內傷，還能克奏全功，不過和那囚僧的事，暫時間可不能應付，叫他忍耐一時，我若是有工夫或許到玉龍山一行，至於你已經拜在我身旁，我豈能空担了師父之名，不過現在沒有這種工夫，只要你有志向上，我決不辜負你一番心意，我要成全你『葵女』二字，師父這裏沒有什麼贈你」，跟着從懷中取出一個二寸大的小葫蘆，上面用絲綫拴在葫蘆的當腰，向上官貞一遞道，「我這點東西給你吧，這是我恩師賞給的，我把它存了幾十年，沒肯用他，這裏面只有兩粒丹藥，你把他好好帶回去」，上官貞見金霞觀主贈予丹砂，心中暗喜，但一想到老父沉重陽勢，此刻吉凶莫卜，一着意，遂向金霞觀主叩謝道，「師父恩惠如山，弟子不敢妄忘，此回玉龍山拯救老父，能夠活下去，弟子才能夠存在世上，老父若有不測，我雖然收曉這種靈丹妙藥，又有何用，這件事求師父要格外體諒弟子才好」，金霞觀主李鏡虛點頭道，「上官貞你的話很有理，仙佛也不能保佑不孝之人，我一個修道的人豈能做那悖情悖理的事，你只管放心，那九粒丹砂是我金霞觀獨有的靈藥，足能爲上官老師續命，這兩粒丹藥你不要輕視了，將來你個人或者是另外的人，

到了最後關頭或者就許顯出我這兩粒丹藥有回天之力，好好收藏起來吧，」上官貞把這小葫蘆藏在懷中，金霞觀主叫上官貞站起來，又用紙畫了一張地圖，指示着叫上官貞看明，回玉龍山所應走的道路，這一帶的地方，全宜於快馬奔馳，雖則也經過許多山道，平常的牲口不容易過去，你仗着這匹烏鬃黑尾駒足可以任意飛馳，並且還可以近着許多路，可就不是來時所走的道路了，上官貞一一答應着，把這張簡略地圖收起，更飽餐了一頓，預想着只要中途沒有阻隔，盡一日之力，要趕回玉龍山，上官貞收拾一番，立刻叩別，金霞觀主李鏡虛親自把上官貞送出金霞觀，早有人把那匹烏鬃黑尾駒給牽出來，在廟前等候，上官貞向金霞觀主說道，「只要蒼天佑，把我老父的命救了，我定要趕回來看望師父，」金霞觀主道，「我這裏你倒不用擔心，紅塵上事冥冥中自有一番因果，有時不是由得人心意的，我們相逢有日，你趕緊去吧，」俠女上官貞牽着這匹寶馬，順着山坡下走出很遠來，這才緩蹬搬鞍翻身上馬，更向金霞觀主一拜，遂手一抖韁繩，順着山道急馳下來，上官貞心中懸念着老父，不知他生死如何，真是歸心似箭，馬走如龍，在這種情形下，上官貞雖然是連夜辛苦，已經全不覺得了。仗着這匹寶馬，登山越嶺，走起來如同騰雲駕霧一般，上官貞直走到中午時候，覺得身上過分的累了，要找到有村鎮的地方打尖歇息一刻，再行趕路，這歸途中所經過的地方，完全和來時不一樣

了，打量眼前正是從一帶江叉子的地方轉過來，斜奔西南，正有一處鎮甸，上官貞可又不知道這裏是什麼所在了，馬到鎮店口，翻身下馬，牽着韁繩往鎮店裏走，可是耳中忽然又聽得一片鐵蹄翻騰之聲，聽這聲音來自身後，無意中回頭望了望，竟從正南江灣那邊一片松林，有一匹白馬如飛的繞着松林奔鎮後走去，在這種道路上，雖然終日輕易見不到騎牲口的，上官貞也不能對於這匹白馬就起什麼疑心，自己不過回頭略看了看，已經走進鎮中，找了一家小飯館，先告訴他給預備了飲食，裏邊夥計要給上官貞去拴牲口，上官貞却告訴他們不要多管，自己牽着烏鬃黑尾駒在門前轉了幾週，把牲口身上的汗溜下去遂把牠拴在門外，叫夥計們把草料及水送過來，囑咐他們不要進前，這匹牲口性太烈，恐怕傷着人，夥計們只好答應着照辦，上官貞才把烏鬃黑尾駒餵料完了，還沒走進飯館，耳中又是一片鐵蹄翻騰，一扭頭見由東鎮口一匹白馬飛馳進鎮甸內，上官貞此時可有些驚疑了，把脚步縮住，不往門裏走，注目一看，馬上這人年紀約有四旬左右，頭上戴着一頂大草帽，把他一張臉面完全遮上，且走的又快，只約略的辨別出這人相貌十分猊惡，是個久走風塵的江湖客，一身短衣在馬鞍上胯着一個長形包裹，馬走的快，利那間已從上官貞面前疾馳而過，正在中午時，鎮甸上行人頗多，可是這人騎術頗精，依然如飛的走着，韁繩上的力量能夠控制這匹快馬閃避如意，上官貞一怔神的工夫，這人

出去有二三十丈遠，上官貞自己不便盡自在門口怔着走進裏面，心裏默念着馬上一人行跡可疑，看他這匹牲口腳程很快，雖則比不上自己所騎的烏鬃墨尾駒，可是平常也看不到那麼好馬，草草的用過飯，略微的歇息一刻趕緊起身，這次上官貞在路上可是時時留意着，注意到方才鎖甸上所見的那人，但是走過兩個時辰，並沒再見那人的踪跡，自己認為有些過份的疑心，趕到末末甲初，已到了條陽崗前面，又是一段橫穿山道，可是這邊連着是兩個山口，接着金霞觀主所指示的應該從偏南邊這個山口進去，在自己這匹馬才闖進山口時，一瞥之間，又發現了那匹白馬也闖進了南邊的那道山口，上官貞在這種情形下，不能認為是適逢其會了，不過自己不使爲這種真像不明的事耽擱了行程，反正就是有些阻攔也得捨命一拚，何況事實上還未必呢，上官貞遂策馬如飛，闖進山道，可是從這時起，直走到日色半西，再也看不到那人的踪影，上官貞對於這人忽隱忽現的情形，雖然是萬分可疑，可是這種江湖道上風塵中尤其是隱藏着不少異人，不過事情沒有那麼巧合的，川滇一帶，全是多山多水之地，這騎牲口的很是少見，因爲有許多地方全不宜於牲口奔馳，有時候反被它所累，所以上官貞求取丹砂回來之後，路途中竟遇上這麼個騎士，始終好像是跟蹤着自己，可是從人這道山口之後，再望不到他的踪影，略微的把心放下，直走到太陽已經沉下去，濃煙欲合，估計着行程，離着玉龍山望江崖大約還有

三十多里路，雖然是竟日奔馳，十分勞累，可是離着家門已近，上官貞精神反倒振奮起來，算計着到了二更左右，是可以安抵家門，這匹烏鬃鬃尾駒，真是一匹習馬，仍然走得似箭如風，在這段山道穿過去，沿着一帶山根底下，往西北轉過去，這裏離玉龍山已近，上官貞已然辨別出路徑來，知道順着這道山嶺下過去，有十幾里地就到了，江邊上順着江岸，就可以一直的到玉龍山口，馬走如飛，可是已經黑暗了，星斗還沒出全，上官貞把牲口略微的放慢一些，好在這一帶是貼着山下走，雖則道路不十分平坦，倒決沒有危險，又走出十幾里地來，漸漸的有些光亮，東方的月色也已湧起，上官貞把牲口又加快些，這時是順着江灣直撲那玉龍山下而來，此時心中更不用提防着什麼阻難了，眼看着離家只有十幾里地，反倒担起老父的傷勢，此時是吉凶莫卜，真要是能夠得蒼天保佑，不出意外的事情，憑着師父金霞觀主妙藥靈丹，是可以保全他老人家的性命，想到老父身上，反倒不安起來，其實馬走得很快，上官貞恨不得肋生雙翅立時撲到老父的身邊，這時牲口已經從江灣轉過來，直奔玉龍山下一個小山口，往前走是一條平坦山道，有三四里地就到了，貼近山邊的望江崖，上官貞牲口一進玉龍山口，這時已經是起更之後，過了很大的功夫了，山口外有人家居住，牲口一走進山道，只有一片馬蹄子的聲音，那蹄鐵踏着地上的石沙，在這寂靜的山道中，又是一個夜間，顯得這種蹄聲清

曉，凡是經過的地方，把樹林中宿鳥全驚起來，人山口約有數里多地，好在這一帶道路熟，才轉過一道山灣，驀然間在北邊的一段高崗上面，吧的響了一聲。上官真因為被馬蹄的聲音擾亂着，聽不真切，可是注意到北邊這山崗上，就在這一回頭往上查看之間，眼中似乎看到在三丈多高的地方，有一個黑影子一幌，跟着一點寒星向自己身上打來，上官真身軀在馬背上打過來，是雪亮的一隻鋼鏢，正奔自己身上打到，雖然是馬走得很快，但是發鏢的人手底下十分厲害，他正是迎着上官真往前進的式子，鏢打出來，是奔馬頭，可是鏢到了正正的到了上官真的左肋下，這種地方是無法躲閃，上官真幸虧是在這人鏢一出手已然查覺，兩手一抓馬鞍前的銅迴樑，力量全貫到雙臂上，下身猛往起一翻，身軀竟自從馬背上翻到馬鞍的左側，鏡裏藏身，這支鏢正從馬鞍子上打過去，打至山道上，下面是石頭地，火星子濺起來，聲音很大，可是上官真的牲口，已經竄出丈餘遠，這一來上官真憤怒十分，想不到已經到了家門附近，竟有人暗中襲擊，腕子底下用力，身軀又翻起，仍落在馬背上，可是已經探手到囊中，抓了三粒太極珠，扣在掌中，牲口也略微的慢了，上官真反倒厲聲喝道，「賊子們竟敢用這種無恥的手段，暗算你姑娘，你還不給我現身一較高底」，他雖然這麼喊着，也因為在這種深夜裏，人單勢孤，牲口可是沒停住，在這喊聲過後，竟在馬頭裏四五丈外山崗上，一叢矮樹間，有人

一聲狂笑道，「小妮子胆量不小，這匹牲口你好好留下饒你這條命。你還想走麼，」話聲中從上面飛墜下一條黑影，往山道上一落，他是安心阻擋上官貞不容他過去，上官貞知道脫身不得了，自己在馬上動手不便，一甩鏡，飄身落到地上。才要往起縱身和這攔劫的賊人接近了，光看他三粒太極珠，再和他動手，就在自己身形尚沒縱起，忽然在南面的山壁上，有人喊了聲，好猴兒崽子，竟敢攔路劫人！「打，」一個「打」字出口，拍拍的山道上一陣連響，竟自有三四個石塊，從上面打下來，落在山道上，那人縱身閃避，可是一條黑影已從南邊山壁上飛縱下來，直撲到山道上，向那們攔劫自己的賊人撲上去，兩下裏才一動手之間，那賊人只接了兩招，竟自仍往北邊山崗上飛縱上去，上官貞一矮身，脚下用力一點，也飛撲過來，可是南邊山壁下來這人，早已聳了上去，他們起落之間，已經全被那上面的小樹林隱去形跡，上官貞追到上面，往四下查看時，蹤跡渺然，這兩個人全不知去向了，上官貞喘着自己烏鬃黑尾駒，恐怕驚竄了，不敢再遲延，趕緊翻下山道，這匹牲口真個的如人意，竟自在山道旁嚼那地上的青草，上官貞趕忙把韁繩拋過去，仍然級蹬撥鞍，上了牲口，緊自戒備着，掌中的三粒太極珠，仍然扣着，提防着意外，又走出二里多地來，望江崖已就在前，上官貞此時身上的血，全沸騰起來，老父的死活眼前也就可判斷了，緊拚一下韁繩，直找到門口，上官貞才下了牲口，

裏面似乎被他馬蹄聲已經驚動得知道了，老僕焦義步履蹣跚的奔向竹籬門前，口中却在低聲的招呼着，「可是姑娘回來了麼？」上官貞忙答道，「是我，老哥哥你快開門，我父親怎麼樣，」焦義把籬笆門開了道，「姑娘，老主人還好，並沒有危險，你這一回來，可就保住命了，把韁繩給我，你趕緊進去，壺中已經預備好了熱水，給老主人把藥服下去吧，」上官貞聽焦義這麼說十分疑心，心想怎麼認定了我準把丹砂這時求來，不過心慌意亂之下，急於不見老父，不願意多和他言語，遂說道，「你不要管，牲口我自己拴，這匹牲口太厲害，怕它要傷着你，」上官貞牽着烏鬃黑尾駒，奔東面的竹籬下那棵樹旁，一睜眼到那邊早拴着一匹白馬，很驚異的回頭向焦義問道，「這是誰的牲口，有什麼人來了，」焦義嘆了一聲道，「姑娘怎麼反來問我，不是跟你一道來的一位盧師父麼，」上官貞道，「此人多大年紀，」焦義道，「跟姑娘年歲差不多」，上官貞先前還疑心，現在知道這就是路途上所見的那個騎士，此時聽到焦義這一答話，自己如墜五里霧中，這真是近於玄虛了，自己有這四千里駒才能夠這麼快趕回玉龍山，這裏竟有人等候着了，難道是金霞觀主人趕來麼，不會有這麼快，自爲焦義年老糊涂，不願意向他多問，遂把牲口拴好，向屋中走來，進得屋中，只見靠窗前正坐着一個少年，上官貞不覺愕然，自己從來沒見過此人，這時他坐在那裏很安閑的，上官貞在匆遽之間，

先無暇向此人敘禮，衝着他略一萬福，撲向窗前，只見老父躺在床上，燈光離着遠，辯不出面色來，上官貞帶着悲聲招呼道：「爹爹，女兒回來了！」這時老武師上官庸倦眼微睜，因為燈光暗，老眼昏花似乎有些看不清楚，上官貞越發的痛心，又往老父面前湊了湊，悲聲說道：「爹爹，吉人天相，女兒竟能趕回來，爹爹放心，觀主已然賤給了丹砂，足以保全住爹爹的性命了，」上官庸聲音啞啞的發出低微的語聲道：「我知道了，那旁坐的盧師傅你難道不知道麼，觀主待我恩重如山，恐怕你中途遇着阻難，所以更打發這位盧師傅趕了來，進門時，先給我服了一付丹砂，我這條命若能保全住，真是兩世爲人了，」上官貞聽到父親這話，才算放了心，知道此人是師傅打發了來，暗中保護自己，這才趕忙回身來向這少年面前，恭恭敬敬的行着禮道：「爲惦念着我老父的安危，心慌意亂，失禮之處，求您原諒，我還沒請教尊姓大名，」這少年也站起含笑說道：「我姓盧，名兆豐，乃是金霞觀的門弟子，奉觀主之命，一路跟隨了師妹你趕回來，恐怕是中途那般惡徒們惡念再生，阻難師妹，你幸而是安抵家門，老觀主並且叫我多帶得一付丹砂來，已給上官老師服了下去，師妹你帶的藥總要等到後半夜再給上官老師服下去吧，」上官貞一聽趕忙答道：「老觀主待我父女真是恩深義厚，竟自這麼關心，只是我這匹烏鬃黑尾駒有日行千里的腳程，師兄你怎麼竟會趕到我頭裏來，」這位盧兆豐含

笑說道，「金霞觀也有一匹良馬，難道師妹你不知道麼，這匹馬名叫玉雪兒，雖沒有日行千里的脚程，可是七八百里的途程尚能走得了，並且我這一路緊趕了下來，幸而是匪黨們沒有這種好牲口，就這樣他們仍然不肯甘心，在師妹你進山口時，他們大約已經阻擋了你吧，」上官貞一聽這個話，尤其是其名甚妙，這位盧師兄分明是假護自己而來，一進玉龍山口我被那匪黨暗中襲擊，分明是他救應了我，把匪黨擊退，這時聽他的話風，好像不是他辦的了，那麼還有何人，遂問道，「一人玉龍山口，我曾遭匪黨的襲擊，若不是師兄暗中救應我，雖然不致於就落在他們手中，只怕到這時還未必能趕回呢」，盧兆豐說道，「在玉龍山口救應師妹的，這並非是我，此處還有我們金霞觀一位門徒，他雖着望江崖不遠，就在那厲家山場，此人名叫燕尾錢喬志，打得一手好暗器，我趕到這裏，恰巧遇到他，他却自告奮勇，要懲治這般惡人，我知道他足以應付，所以我先趕到望江崖下，看看望着上官老師的安危，把我帶來的一付骨鈔給他老人家服了下去」，上官貞這才知道是另有人救應自己，看起來這江湖中盡有能手，這位盧師兄手段並不大，他所說的那燕尾錢喬志也不過是二十幾歲的少年，竟自有那身本領，自己投拜在金霞觀的門下，倒要在老父傷好了之後，要跟隨老師好好的鍛鍊武功，以我現在這身本領，自己覺得得老父的親傳，足可以在江湖中行道，那知道我這武功火候差的太遠

了，這時上官庸却低聲招呼上官貞，上官貞趕忙的到了老父面前，靄然的問道，「爹爹，這半晌好些麼」，上官庸在枕上微點了點頭說道，「兩日來我盡自把丹田一點純真之氣，用內功提住了，不叫他散開。可是你若再有一夜不回來，我恐怕也就不能支持了，現在服下觀半的丹砂，果然靈效異常，現在覺得丹田之氣已經提得住了，只有心頭空洞，你叫那焦義燙些米汁來，我試試看，是否能略飲一些」，上官貞心中大喜，知道老父命算是准保得住了，真想不到金霞觀的九轉丹砂竟有這麼大力量，只要能夠一進飲食，傷勢絕無妨礙了，答應了聲，匆匆的向外走，一撩門帘，那知焦義早在堂屋中站着，他對於老主人關心太切，自己不敢隨便進來問，悄悄的站在堂屋中，聽着裏邊的動靜，此時上官貞一撩門帘，老僕焦義臉上已經帶着笑容，可是眼角依然流着淚痕，却說道，「姑娘，這真是上天保佑，主人一定能好了，熬那現成的稀粥在炭盆上放着，這兩天我已經煮過四五次米粥，只是他一些也飲食不下，現在可算是有指望了」，上官貞也被他感動得流着淚說道，「你快去拿來吧，主人能夠好了，也不枉你提心吊胆盼望了一番」，老僕焦義轉身出去，工夫不大，從對房中把米粥取來，上官貞服侍着老父喝了下去半碗米汁，上官貞看着十分高興，伺候着老父睡了，自己這才向這位盧師兄說道，「師兄這廝一路奔波，過於辛苦了，不過我父女寄居在望江崖，只這數間草屋，師兄不嫌簡慢，

就在這屋中歇息一夜吧」，這位盧兆豐說道，「上官師妹，不要客氣，此次我奉師命而來，一來是保護着師妹你能夠安抵家門，能夠仗着師父的九轉丹砂完成了你的孝道，二來我並得遵着師父的指示還要訪尋那鐵佛寺碧空和尚是否還在玉龍山，並且師父還叫我囑咐師妹你，在上官老師傷勢好轉之下，要把這匹烏鬃黑尾駒早早的送還本主，說是那于癩子尚有一場極大的是非，師妹你把這匹烏鬃黑尾駒留在望江岸，實在是極大的害處，恐怕要因為這匹寶馬更爲你父女招出極大的禍來，豈不冤枉，上官貞點頭道，「我也知道，我于師伯的仇家已然要動手對付他，不過他何嘗沒有預備，我已經答應了于師伯，只要我爹爹的病勢略好之後，我一定要將這匹牲口送還，不過現在我那能就去呢」，方說到這，突然聽得窗外倏的一聲輕響，上官貞急忙一縱身，已竟竄出去，到了明間却低聲喝問，「外面什麼人」。

